

稱心如意

四幕喜劇

# 序

去年冬天，陳麟瑞先生請上館子吃烤羊肉。李健吾先生也在。大家圍着一大盆松柴火，拿了二尺多長的筷子，從火舌頭裏搶出羊肉夾乾燒餅吃。據說這是蒙古人吃法，於是想起了「雲彩霞」裏的蒙古王子，「晚晏」裏的蒙古王爺。李先生和陳先生都對我笑說：「何不也來一個劇本？」

當時我覺得這話太遠了；我從來沒留意過戲劇。可是烤羊肉的風味不容易忘記，這句話也跟着我再擦撥了我。年底下閒著，便學作了「稱心如意」。先送給鄰居的陳先生看，經他懇切批評後，重新修改。以後這劇本就轉入李先生手裏。忽然李先生來電話說，立刻就排演，由黃佐臨先生導演。李先生自己也粉墨登場，飾劇中徐朗齋一角。這真是太稱心如意了！

不過我對於這劇本本身，並不愜心滿意。匆促地搬上了戲台，我沒有第二次修改它的機會；公演以後，更沒有修改的勇氣。直到現在，世界書局向我要它去編入叢刊，纔翻出來重看一遍；儘量改動了第一幕和第四幕。可是軀幹骨骼已經長成了，美容院式的修飾，總覺得是皮毛的，不根本的。對於舊作品最好的補救，還是另寫新作品。

所以當這劇本印行的機會，除掉敘述寫作的由來和感謝朋友的熱心以外，我也沒有旁的話要說。

稱心如意 四幕喜劇

登場人物：

徐朗齋

趙祖蔭

趙祖貽

趙祖懋

陳彬如

趙景蓀

錢壽民

男僕

李君玉

趙祖蔭夫人

---

趙祖貽夫人

趙祖懋夫人

錢壽民夫人

錢令嫻

女傭

第一幕



佈景 趙祖蔭客廳，陳設古雅，全套舊式紅木傢具，壁上掛名人書畫，案上設古玩磁器。  
幕開時李君玉穿青布衫站在客堂門口，王昇攔門立。

李君玉 這兒是姓趙呀？

王昇 姓趙。

李 我姓李。

王昇 姓李，很好啊。

李 我就是這兒的外甥女兒——李君玉。

王昇 沒聽見過。

李 這兒是趙家呀？你們老爺是趙祖蔭先生呀？

王昇 知道他名字沒用。我們老爺是有名兒的！

李 我是他的外甥女兒，才從北邊來，是你們老爺太太寫信叫我來的。

王昇 (搖頭) 我們老爺只有一個外甥女兒，我們三姑太太的小姐，她姓錢，不姓李。

李 我是你們五姑太太的小姐，姓李，一向在北邊的。

昇 從來沒聽見過什麼五姑太太，照你說，還有五姑老爺呢！

李 怎麼沒有呀，我爹也是有名兒的，大畫家！

昇 哦，可是我們這兒沒有這個人。

李 他新近歿了，五姑太太也早已歿了，我們一向在北邊兒的，你怎麼會知道。叫你請你們老爺太太出來，他們在等着我呢！

昇 告訴你等一會兒，老爺太太沒起來呢！今兒禮拜，大清早的吵醒了他們，我可晦氣。

李 那麼，東西讓我搬到裏面來呀。

昇 不能，刮壞了地板。

李 放在門口給人偷了呢。

昇 不是有人看着麼。

李 (向外) 彬如，彬如，咱們自己抬進來。(下與陳彬如同搬箱子網籃上。陳彬如穿着破舊的青布大褂。王昇攔阻，陳彬如推開王昇，搬箱子網籃，堆客廳正中，又下搬蒲包木板夾上。)

昇 (叉手站在旁邊) 好啊，好啊，成了強盜世界了，君子開口不動手！

陳彬如 對你這小人，只配動手。

昇 (兩手交叉胸前) 我們是不動手的!

陳 你敢!

李 彬如, 理他幹嗎——東西都全了。(點行李)

陳 咱們自己請坐吧!

李 可是, 彬如, 我倒要請你走了。

陳 別那麼過了河就拔橋呀, 怕還有用我的地方呢!

李 (笑) 多謝, 我根本沒要用你。

陳 說得響呀, 誰替你買的票, 誰送你上的車!

李 可是沒請你偷偷兒跟上火車, 瞞着我一直送我到上海呀!

陳 誰替你叫脚夫, 叫洋車, 這時候誰幫着你搬東西, 替你罵人打人的!

李 (笑) 得了, 事情完了, 坐在這兒幹嗎?

陳 別急着趕我回去, 人家上海也有親戚! 還得耽擱幾時呢!

李 你說的就是我媽媽的舅舅徐朗齋? 可是他還是你祖父的同年朋友。你自己說, 從你祖父死了, 你

父親也死了, 你們早斷了消息不來往了。他住在那兒, 你都未必知道。

陳 他有房子在上海, 他要還活着, 就該住在他自己的房子裏。



李 你真去看他？

陳 媽媽說，到了上海，看看徐朗齋老先生去。我看見了他，就告訴他有一個李君玉也到了上海了。好不好？叫他招呼招呼你。

李 這就多謝。你看他不看他，不干我的事。可是請你千萬別提起我。

陳 爲什麼？

李 他嫌我爹窮，說他拐了我媽媽的。

（趙祖蔭挾報紙上）

李 是大舅罷？我就是君玉。

趙祖蔭 君玉！啊，才到？

李 來了一會兒了，舅姆呢？

蔭 （推另一門向內）君玉來了！

李 （向門內）舅姆！（由此門下）

蔭 （注視陳）王昇！

陳 （窘）趙先生——

蔭 王昇（王昇上）這是誰？怎麼放他客廳裏坐？

陳 趙先生——

昇 送李小姐來的。(指行李) 我叫他別搬進來。他都搬進來了。

陳 趙先生——

蔭 叫他門房裏等着去。(下)

昇 聽見麼？我早對你說了！還便宜了你呢！叫你別搬進來。看刮壞了地毯——

陳 不跟你說話！替我出去！

昇 叫你出去！這兒可是你坐的？

陳 混帳！你是什麼東西。

昇 睜大眼睛認認你的老子爺爺！

陳 什麼話！

昇 你老子爺爺，叫你出去，大門口，石階上，蹬一會兒歇歇去。

(陳憤然上坐)

昇 你有眼睛麼？這兒可是你撒野的地方！(拉陳)

陳 你這君子人也動手了！

昇 上頭命令——(兩人相扭下)(李君玉聞聲急上)

李 彬如！

(趙祖蔭夫人上)

蔭夫人 找人？

李 走了我還有話呢。

(蔭挾報上)

蔭 找送你來的人麼？王昇。

(昇上)

昇 (撫臉) 混帳王八羔子！滾他媽的蛋。這傢伙，開口罵人，動手打人，抬腳踢人。

蔭夫人 誰啊？

昇 送李小姐來的那傢伙。

李 他幹嗎打你踢你？

昇 就沒看見過那麼不講理的東西！

蔭 叫他來。李小姐有話吩咐他。

昇 他走了。

李 走了？

蔭夫人 找他回來。

昇 還得全付武裝了，才開得大門兒（下）

李 可是，大舅，那是送我來的朋友。

蔭 朋友？

李 朋友。

蔭夫人（忍笑）君玉，你那兒找來的朋友？

李 我們從小認得，他舅舅跟我爹是好朋友。

蔭 君玉，所以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再留在北邊兒，這事不是鬧鬧玩兒的。你媽媽那時候也就是像你一樣，好好兒的去看中了一個窮畫家，又沒家世，又沒家產的。你想，她是頂寶貝的小女兒，誰都捨不得她哪。可憐，嫁出去不到兩年，就活活的苦死了。你父親跟我們不來往，我們也無從來照應你。現在你來了，我就得管著你了。

蔭夫人 祖蔭，這話慢慢兒講得了。

蔭 可是——

蔭夫人 先看完了你的報，（拉君玉坐）君玉，你大學幾年級了？

李 一年。才唸了半年。

蔭夫人 啊，可惜，你父親歿了，你就住在家裏？

李 沒什麼家了，我教小學，就住在學校裏。

蔭夫人 嚶呀，君玉，你該早些寫信。我們可以早來接你。你父親的事，我們也可以幫着料理。

李 我們就是沒家世沒家產的窮人脾氣，不肯依靠人。

蔭夫人 君玉，說得真好玩兒！——你的信寫得那麼好，是自己寫的？

李 我沒有書記。

蔭夫人 這孩子，真有趣！說是你還會打字呢？

李 胡亂打打。

蔭夫人 你真能幹，君玉——

(王昇上)

昇 也知道我利害——嚇——影兒都沒了！生了四條腿兒跑了！

蔭 (抬頭) 跑了就完了！(低頭繼續看報)

昇 不跑就揍他一頓，叫他認得他老子。(下)

李 (怒) 這是什麼規矩？

蔭夫人 他懂什麼。

李 你們知道是我的朋友——

蔭 (抬頭) 君玉，別說朋友！

李 是我的朋友，給他得罪了——

蔭夫人 君玉，你累了吧？

李 我不累，一點兒不。

蔭夫人 我真沒想到你今天會來，真是天上掉下來似的。

李 呀！沒接到我的回信麼？

蔭夫人 信是早接到了。你臨走不打個電報來。——你舅舅銀行裏事情忙，記不了這許多事。

蔭 (抬頭) 啊呀，幸虧你提醒了。我還有幾封信沒寫呢。

蔭夫人 現在不用忙了。明天叫君玉替你寫。

蔭 我今天就要寄。(下)

蔭夫人 你舅舅的書記不得用。真不方便。做一個銀行經理，好像做了一個國務總理似的，忙得飯都沒功夫吃。這許多信都要自己動筆，怎麼成。偏又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所以我急着等你來了，我也了了一件大事。

李 我？我做書記？

蔭夫人 是啊，你再配也沒有了。

李 怕我不會吧？

蔭夫人 有什麼不會的！抄抄，寫寫，有時候打一點兒字，稿子都是他自己動手。

李 怕不是那麼容易罷？那麼大一個上海，就找不出一個抄抄寫寫的人材？舅舅那麼忙，一個抄抄寫的書記幫不了多少忙吧？

蔭夫人 你那兒知道，你舅舅脾氣怪啊！他只要抄抄寫寫的書記。可是男的書記他就用不慣。十個九個，都愛搽一頭香油，聞得他噁心。

李 找一個剃和尚頭的。

蔭夫人 是啊，一次來了一個剃和尚頭的，偏偏是熱天，那一雙腳啊。（掩口搖頭笑）

李 臭？

蔭夫人 簡直受不了！

李 換一個。難道剃和尚頭的都是臭腳不成！

蔭夫人 君玉！說輕點兒，怪難聽的。——

李 不是麼？

蔭夫人 我告訴你，差不多總是那樣。——好容易得了一個不香不臭的，他又是超人一等，不肯抄抄

寫寫，愛自作主張的改他稿子。

李 那就不用女書記得了。

蔭夫人 是啊，他是愛用女書記。可是不好看的，他又嫌她們醜，看見了頭痛。美的呢，又嫌她們妖精似的靠不住。

李 那麼舅舅得找一個不男不女的了。

蔭夫人 君玉！真說得好玩兒。我肚子都笑痛了。（拍李肩）告訴你吧。除了你，沒人配做你大舅的書記。

李 可是我頭上也有香油。

蔭夫人 你是女書記，不要緊。

李（笑）可是——我還以為自己很美呢！

蔭夫人 你這孩子！你自然很美。可是你是他的外甥女兒，你妖精不妖精，我總放心。

李（笑）啊！大舅姆！是你不放心大舅用女書記，所以叫我來。

蔭夫人 君玉！真要命！怎麼給你想出來的！我們不放心你一個人住在北京，所以接你來。

李 我很感謝。

蔭夫人 這話就錯了，那是我們應當的，不是麼？我天天在想你呢。你二舅四舅三姨都在等你來呢！

李 他們有功夫想到我？



蔭夫人 呀！天天在說你。今天就巧得很，你二舅二舅姆，三姨三姨夫都來吃飯呢。

李（跳起）哦，大舅姆！差點兒忘了。網籃裏有兩隻油雞，德州的油雞。不知道壞了沒有。

蔭夫人 我就心領了，你留着送人吧。

李 我送誰啊？

蔭夫人 送你二舅姆。你大舅從來不吃外邊兒買的煮現成的東西。

李 哦！——這是鴨兒梨——天津來的——

蔭夫人 是這裏面出來的味兒麼？

李 什麼味兒是？吧！火車上熱，爛了好些了。

蔭夫人 好的理出來。你二舅姆頂愛吃這個。（指木夾）那是什麼東西？

李（忙解繩）我爹的畫。都是有名的。我想送大舅二舅三姨四舅各人一張。

蔭夫人 回頭看吧，君玉。快吃飯了。

（蔭上）

蔭（繭眉）什麼東西？

蔭夫人 名畫！送你們的。

蔭 別攤出來了，二弟他們快來了吧？

李 我這兒就解開了。

(阿妹門外探頭)

蔭夫人 君玉，別累了你。阿妹！怎麼木頭木腦的，來幫李小姐解繩子。

(阿妹上)

蔭 輕輕的，阿妹。(李與阿妹將畫分列) 嚶！——這算什麼！——嘿，阿妹，你看什麼？走開！叫你別看，包起來！

蔭夫人 君玉，別排出來了，他就是這樣的，頂怕這種光着身子的女人。妖精似的。

李 (低聲) 舅舅的女書記，也是這樣的妖精吧！

蔭夫人 (忍笑) 君玉，君玉你真是。

蔭 她說什麼？

蔭夫人 她沒說什麼。

蔭 君玉，不是我批評一句，那一個上等人家，能掛出這種東西來，給底下人看見了也不好意思。阿妹！我叫你走開。

(阿妹傻笑不動)

李 大舅，這是我爹的畫。

蔭 你爹太喜歡畫這種東西，所以賣不出錢。

李 爹的畫不是賣錢的。

蔭夫人 君玉，你爹就這幾張寶貝，你自己留着吧。——阿妹，你給捆起來。

蔭 阿妹不許你動。（自捆畫）

蔭夫人 阿妹，你領李小姐樓上去洗個臉——君玉，你不歇歇去，一會兒就吃飯了。

李（伸腰）我早餓得發昏了。

蔭夫人 呀，君玉，你不早說。我以為你車上吃過了。嚶，阿妹，叫廚房做點點心。——

阿妹 這會兒沒功夫。

李 不用，我不想吃什麼。——能洗個澡麼？衣裳都在箱子裏呢——

蔭夫人 我們瑛瑛的衣裳你能穿。阿妹，陪李小姐上去，瑛小姐的衣裳在她櫥裏。

（李，阿妹，下）

蔭 這是怎麼說？攤了這一屋子！

蔭夫人 叫她別翻出來，真性急哪。那兒肯聽人一句話。

蔭 叫王昇來把東西搬到樓上箱子間裏去。

蔭夫人 別忙。咱們家攔得下麼？

蔭 有什麼攔不下的。

蔭夫人 不是說東西。我說人。

蔭 攔不下怎樣？叫她回去？！

蔭夫人 沒說叫她回去。我說怕攔不下。

蔭 沒地方給她住？

蔭夫人 住是沒有問題，可是這位小姐的脾氣——

蔭 得慢慢兒管管她。

蔭夫人 咱們瑛瑛病好了回來，看了她樣兒，也學了那一按一跳的脾氣，咱們家就熱鬧了。

蔭 等瑛瑛出了醫院，兩個人一起混混，也許君玉會學得斯文些。

蔭夫人 我也那麼希望。只怕瑛瑛改不過君玉，反學了她的樣兒。年輕人看什麼學什麼。咱們瑛瑛也學了她樣兒，交些不三不四的男朋友來，就夠你受的了。

蔭 瑛瑛怎麼會像景蓀那麼漂亮，她還笑他土氣呢。

蔭夫人 瑛瑛當然不會看中那種人。只怕那種人見不得瑛瑛。他要甩了君玉，叮起瑛瑛來——

蔭 我看那個人啊，準是君玉父親面上的什麼親戚，沒什麼好東西。

蔭夫人 看上來兩人夠要好的。老遠的北邊送過來。

蔭 所以我們得緊緊的看着君玉。

蔭夫人 你看得住麼？

蔭 不讓他們來往。一個不許上門，一個不許出門。信來信往，你看着。

蔭夫人 嚶，這可不容易哪。捉賊容易防賊難。

蔭 君玉到底還小呢。

蔭夫人 咱們五妹結婚那年，才幾歲？

蔭（搖頭）且慢慢看着再說。

蔭夫人 你倒放心。我就不敢火藥藏在爐子裏。

蔭 已經來了，有什麼辦法呢。

蔭夫人（笑）好在跟你到行裏去，有你看着她。

蔭 什麼跟我行裏去去幹嗎？

蔭夫人（笑）真是好記性！去幹嗎？去做你的書記啊！

蔭 我有着陸小姐，用不着兩個書記。

蔭夫人 祖蔭，這話咱們早就說定了，不能反悔的。人家老遠的來了，再叫人家回去，對不住五妹。

蔭 奇怪不奇怪！我反悔什麼了？

蔭夫人 是你自己答應我的，只要我替你找到一個好好的女書記，你一定把陸小姐辭掉，你不是答應我麼？

蔭 那是另外一句話。你得找到一個比陸小姐還好的，至少一樣好——

蔭夫人 是啊，上次君玉來了信，你贊她字寫得好，文理也好，我說比陸小姐怎樣？你說陸小姐不通的，只會抄抄東西，字也遠不如君玉，——你自己說的不是！

蔭 怕那信不是君玉自己寫的。

蔭夫人 我才問過她，她天天臨帖讀書，還會打字。

蔭 我記得當初你催我寫信的時候，你說要她幫你管管家，買買東西，幫你記記賬，寫寫信。

蔭夫人 這話咱們慢慢講，主要問題是，君玉是不是比陸小姐好？

蔭 這很難說——

蔭夫人（冷笑）是很難說了。情人眼中出西施。幾個蚊子脚似的字，到了情人眼裏，自然也是衛夫人簪花格了。

蔭 你不用胡扯。陸小姐是我用熟了的，她知道我脾氣。她——她——

蔭夫人 自然哪，她的心思，就是你的心思，還有不知道的麼！

蔭 嚶！什麼話！你管家裏的事，別管我行裏的事。

蔭夫人 當然，我怎麼配呀！行裏有你行裏的奶奶，有你的幫辦夫人，我不過是你的管家婆吧了。

蔭 咦！你扯上這些什麼意思。

蔭夫人 我扯麼？我說一句話是一句話，我替你找來了一個比陸小姐還好的女書記了，是你自己叫

我找的。

蔭 我幾時叫你找了？

蔭夫人 你說——你替我找來，我立刻叫陸小姐走——你說過沒有？

蔭 算我說過就怎樣？

蔭夫人 現在我替你找來了，你不要男的好，她是女的。你受不了醜的好，君玉還不美麼？你看了她照

片就說她長得不錯。你說至少和陸小姐一樣程度，君玉進過大學，難道還比不上。陸小姐是你用

熟的。她一來就是熟的？她一來就知道你性情脾氣？

蔭 可是已經用了陸小姐了，沒有理由叫她走啊。

蔭夫人 是嗎？原來辦公室夫人，也不能隨便離婚的！

蔭 咄，這簡直是笑話。

蔭夫人 怎麼不是笑話，放着自己嫡嫡親親的外甥女兒，從那一方面說起來，都比陸小姐好。可是她

不能做你的書記——

蔭 我又沒說君玉不能做我書記。

蔭夫人 啊，是我聽錯了。你答應的！

蔭 不過我得先辭退了陸小姐。

蔭夫人 那有什麼難的，明天就叫君玉跟了你去。先跟陸小姐學學——陸小姐那麼個伶俐人兒，她不會自己辭你！你就多送她一月薪水，薦她一個更好的事——那麼個人材，怕沒有別人要！

蔭 好吧，好吧，都聽你安排。

蔭夫人 怎麼敢當。我不過照着你吩咐的話做啊！別的不要緊，君玉是我們特爲寫信請來的，來了又不要她，把她耍着玩兒似的。我們心上也過不去啊。

蔭 可是我記得當初是你要她來幫你。

蔭夫人 一點兒不錯啊，我的確用得着她來幫我，可是頂要緊的，還是君玉自己的前途。我們得先把她的事情安排好了，才說得到自己的事。

蔭 想不到你對君玉那麼關心！你替她安排了那麼個好事情——你自己預備怎麼用她？

蔭夫人 我不能用她。

蔭 原來你不要她！

蔭夫人 我不能。看看她那脾氣，聽聽她那條舌頭！



蔭 怎麼了？

蔭夫人（笑）你沒聽見麼？她說大舅辦公室裏的陸小姐，可也是不穿衣裳的妖精，像她爹畫上的。  
蔭 這孩子說話沒些分寸。

蔭夫人 還怪你說了她爹窮，又怪我不去接她，忘了她。又怪我餓了她。又怪咱們得罪了她那好朋友。  
蔭 我看這君玉遠不如她媽媽，到底環境不同。

蔭夫人 這也不能怪她。什麼樣的父親帶她大的！只怕咱們瑛瑛，別學了她樣。

蔭 別叫她們在一起。

蔭夫人 住在一家，怎麼分得開。還有一層，那男人要來找她，你不能把她藏在鐵箱裏。

蔭 那可怎麼辦呢？

蔭夫人 藏她別處去啊！

蔭 別處那兒？

蔭夫人 二弟二嫂那兒。只有你一個舅舅麼！

蔭 他們也不要呢？

（李換衣笑上）

李 看，認得我麼？

蔭夫人 好極了。比瑛瑛自己穿了還配身！

蔭 噯，君玉，你還穿孝呢。

李 呀，我忘了——反正有什麼關係，爹從來不講究這些，我隨便穿穿舊衣裳——

蔭夫人 她的衣裳都在箱子裏呢。何必再翻出來——真的——君玉，你今天住那兒？

李 我住那兒？——哦，這兒——（笑）大舅這兒不留我住。

蔭夫人 祖蔭，你聽聽，她說得好玩兒不好玩兒？怎麼給她想出來的！

蔭（窘，欲說又止）君玉——我們——

李 舅舅不要我做書記？

蔭夫人 祖蔭，你聽聽，你不要她做書記（對君玉）他聽說你肯來，樂得什麼似的，一天要唸多少遍，君玉不知幾時來，快來了就好了。

蔭（縐眉）你有話快說吧。（站起移箱子）

蔭夫人 急什麼呀！人已經來了，她已經答應做你的書記了。二弟也要她的話，你們兩人只得平分了。

蔭 二弟要她做什麼？

蔭夫人 你別小氣呀。（對君玉）君玉，你二舅孩子多，你二舅姆說過，要一個性情溫和的女先生，替她的孩子補習補習，不知道你肯不肯？

李 有多少孩子？

蔭夫人 對了，你還不知道。這個二舅姆是續絃。前頭的只一個兒子，大了，比你大。她自己一串兒四個女孩子，中間兩個是雙生，小的才三歲，那三個大概五六七八歲吧。

李 我沒問，大舅姆這兒幾位表哥表姊？

蔭夫人 兩個哥哥都在外國，沒回來呢，這兒只有你瑛妹妹一個。

李 瑛妹妹住在學堂裏？

蔭夫人 病了，在醫院裏呀，生的白喉，所以我不敢留你住這兒。

李 我不怕的！

蔭夫人 祖蔭，你聽她，多客氣！——你不嫌是你好意。可是我怎麼能夠那麼粗心。年輕孩子，容易傳染。所以我要問問你，住你二舅姆家，好不好？

李 他們要我住麼？

蔭夫人 啊呀！會有誰不要你麼？請你只怕請不到呢！

李 叫我替小表妹們補習？

蔭夫人 對了，不費心的——

蔭 那麼，她銀行裏不能去了。

蔭夫人 急什麼呀，祖蔭孩子們要下午四點才放學呢！君玉白天在行裏做你的書記，下午回家，看看

孩子。

蔭 君玉不太累麼？

李 我不要緊。

蔭夫人 君玉頂能幹的，這點兒事，算什麼！——一會兒你二舅姆來了，我就告訴她，說你答應了。

李 只要二舅姆要我。

蔭夫人 什麼呀，我都忘了，你二舅在著作，要找人打字呢！

蔭 啊！

蔭夫人 不用你急，君玉已經先答應你了，說定了。

蔭 可是——

（趙祖貽夫人、錢三姑太太、錢令嫻上）

趙祖貽夫人 （大聲） 噲！我們來了！

蔭夫人 呀！二嫂，三妹，令嫻也來了？景蓀呢？

錢令嫻 大舅，大舅姆。

錢夫人 大嫂，你好啊！大哥今兒在家？

蔭 等了你們好一會兒了，二弟不來？

（衆注視君玉，君玉低頭）

貽夫人 他吃了飯來——這就是李君玉，不是？

蔭夫人 二嫂，你真是！幸虧是你的外甥女兒。不用客氣。

蔭 君玉，這是你二舅姆，這是三姨，這是令嫻姐姐——還是妹妹？你們自己去算吧。

（李與令嫻對笑，令嫻拉李同坐）

錢夫人 令嫻大半歲——這就是君玉——才來麼？

李 清早到的。

蔭夫人 她剛到。

貽夫人 （端詳君玉，笑） 我理想的李君玉不是這樣的。——嚶，大嫂，這些破箱子破網籃怎麼不搬出去？

錢夫人 二嫂！

蔭夫人 我正好打電話催你們來了，三妹夫總沒空來？

錢夫人 他有應酬，早知道君玉來了，我就叫他一同來了——你們看他跟五妹像不像？

蔭夫人 是呀，就像五妹出嫁的時候，還高些。

賒夫人 五妹那麼美麼？我以為五妹像你的。

錢夫人 所以你理想的君玉，也像我一樣醜。

賒夫人 該死，又說錯了話了。我沒說你醜——我意思——噁唷——你怎麼挑我眼兒！

蔭夫人 二嫂真是天真爛漫！——

賒夫人 我是女張飛，又粗又急，偏你又拐彎抹角的批評我。（衆笑）

蔭——我們人全了。老四夫婦不會來了。

蔭夫人 他們不會來。

賒夫人 他們太太在救國救民救世呢，那有閒功夫出來吃飯。

錢夫人 二嫂——你這嘴——

蔭 朗齋舅那兒，要不要再打個電話？

蔭夫人 朗齋舅！（急搖手）君玉在這兒。

蔭 是啊，就因為君玉在這兒呀。

蔭夫人（高聲）令嫻，你們看花麼？你和瑛瑛種的花兒已經抽了芽了，帶君玉看看你們那小花園兒

去。

嫻 抽了芽了？君玉，我們看看去。（令嫻君玉下）

蔭夫人 祖蔭，你怎麼想不到。他頂反對五妹出嫁的。

蔭 可是他頂喜歡五妹呀。

蔭夫人 何必再提舊事叫他生氣。

蔭 他那兒還生什麼氣。老在想五妹的女兒，又賭氣不肯問。

貽夫人 所以大嫂叫你別請他呀！

蔭夫人 我怕是君玉也許不能合他意，反而叫他生氣。

錢夫人 我就怕他生氣，他一氣一鬧，我就吃不下飯。

貽夫人 對了，我要舒舒服服吃頓好飯呢，他來我就走了。我看見他就渾身不舒服。

蔭夫人 聽見麼？不用去請他了。

蔭 好，我不管，——我不管——（下）

蔭夫人 你說朗齋舅看見了君玉，一定喜歡她？

貽夫人 我怎麼知道。

蔭夫人 看，別說二嫂心直口快，她才乖呢！

貽夫人 我乖什麼！你怕朗齋舅喜歡了君玉，也許還會叫君玉去做他孫女兒。所以不敢讓他看見，你

還不乖麼？

蔭夫人 二嫂！二嫂！三妹，你聽聽，我說過這話麼？我是老老實實怕他老人家生了氣。

貽夫人 我是老老實實受不了他。有了那麼些錢，還那麼小氣。

蔭夫人 那也不能怪他，生了那麼個敗家精的兒子。

貽夫人 譬如他兒子沒死，自己多受用些，好像自己一輩子不死的。

蔭夫人 他省儉些，多留些給你。

貽夫人 給你。我們沒福氣。

錢夫人 都有份兒。

蔭夫人 他喜歡女孩子。將來令嫻和景蓀結了婚，全份兒家產都要傳給他們倆了。

錢夫人 我是不想。我要想他的用，我這慢性子也要耐不住。我死了他還不死呢。

貽夫人 他有本事叫別人都先死。太太給他磨死了。兒子是他溺愛過度，自己荒唐死了。女兒是他留

在家裏不准出嫁氣死了。

錢夫人 二嫂，你真胡說！女兒是他的寶貝。

（蔭上）

蔭（怒）還不吃飯？

蔭夫人 沒到時候呢，這兒再坐坐——



蔭 這兒有坐的地方麼？堆滿了東西！（下）

蔭夫人 真的，二嫂，你要找個家庭教師，有了麼？

貽夫人 說了幾個，還沒一定。

蔭夫人 君玉倒是很好。軟裏帶硬，又天真，有點兒像你。叫她管孩子，真是太好了。

貽夫人 我看着怪可愛的。

蔭夫人 她也喜歡你，年輕人總喜歡年輕人呀。我說了，你愛吃梨，她那些梨都要送你吃呢。

貽夫人 那就謝謝她。可是你說大哥要她做書記呀。

蔭夫人 她可以住你那兒，辦公回來，就替孩子補習，要不然，整天叫她空着也不好。

貽夫人 她肯麼？

蔭夫人 她脾氣好極了，叫她怎麼，她都肯。

錢夫人 倒不錯，白天在銀行裏，回來替你們補習——

貽夫人 那麼大嫂，你跟她說吧。今天就搬我們家去。

蔭夫人 她脾氣好極了。準肯。我替你說（高叫）——君玉——

（阿妹上）

阿妹 太太，飯冷了。

蔭夫人 我們吃飯去吧——阿妹，叫王昇，把這些行李搬出去。對車夫說，吃了飯先把我這些東西送到二老爺家裏去，別忘了。

(衆下)

——幕——



第  
二  
幕



佈景 趙祖貽家客堂。西式佈置，趙祖貽——西裝——坐沙發上抽雪茄烟，讀英文稿。

趙祖貽 (向門外，高聲) 君玉回來沒有？

貽夫人 (上) 四點多了。還沒回來？你餓了？

貽 你在幹嗎？

貽夫人 看孩子吃點心，分麵包，(笑) 總說我分得不公平呢！

貽 稱一稱，一人二兩。

貽夫人 麻煩死了，幾片麵包！差不多厚薄就算了。

貽 這就是中國人脾氣呀！差不多算了！小事情也應該準確。

貽夫人 得了，上次你稱了半天，還不如我差不多的公平呢！(聽外腳聲) 君玉來了——

(李君玉上)

李 二舅，二舅姆！沒等我吧？

貽 正在等你。

賒夫人 呀，君玉，你身上真臭，一股烟味兒。

李 (嗅衣袖，笑) 是我身上麼？

賒夫人 你要說是他的烟，那是香的！——(向外) 來了，小妹不許吵——(下)

(李欲隨下)

賒 君玉。

李 我換了衣裳。

賒 我等你說話——你會打字，不是麼？

李 胡亂打打。

賒 你英文還成麼？

李 不成吧？

賒 你不要假客氣——這就是中國人脾氣。

李 我不是客氣——我——我不知道怎麼樣兒程度就算是「成」了。

賒 這也是一句話，你先得問明白了，你回答才能準確。

(李笑)

賒 噯！這不是說笑話啊。笑什麼？

李 我沒笑。

貽 我在外國當了這多少年的領事，最使我感觸的，就是咱們中國人的不準確。譬如吧，明明你臉上  
在笑。你說沒笑。明明你自以為會做的，你說不會，要人家說你會。

李 我不大知道自己會不會。

貽 這就對了。老老實實，「不知道。」於是啊，你就應該試試，知道——知道自己。假客氣，那是頂沒意思的。譬如我問你，會不會打字。你就說，我會打字。不過打得不快。問你英文成不成？你就說，會寫寫信。有時候文法上有點兒錯。——不要吹牛，也不要假客氣。

李 二舅都早知道了。

貽 我並不知道，我不過是假定——猜想。照你方才的回答，還不如不回答我清楚些。  
李 打字，我能打。看了我，我就打錯。不看我，就打得快。

貽 那就行了。

李 英文，查了字典，能看得懂——

貽 不查字典，唸得斷麼？

李 唸得斷，也許有時候有幾句不懂。

貽 好，這也行了——君玉，這樣回答就對了。我頂受不了的是假客氣。心裏自以為能幹，嘴裏只說不



會。人家信了他，他還生氣，肚子裏笑人家不識貨，小看了他，好像老媽子拿賞錢。嘴裏「不要不要」心裏只在嫌少。

李 可是我說的是真話呀！

貽 說真話，也有一層要注意，別把自己估計得太低。會打字就說會打字，沒什麼「胡亂」不「胡亂」的。來！這打字機看見麼？打給我看。

(李開打字機，脫外衣，遲疑，笑)

貽 還有一件事，就是「快」。叫你做什麼事，立刻就做。別一牽一扭的——

李 打什麼呢？

貽 (授稿) 隨便打一頁。

(李坐，用二指亂打)

貽 啾啾這也算打字麼？

李 (停止打字) 我只會這樣。

貽 誰教你用兩個指頭打的？

李 我自己學的。

貽 那你說你會打？

李 我說胡亂打打。

貽 不用打了。(讀打字稿)

李 不知道打錯了多少——

貽 錯倒不錯，快也很快。你要好好兒學了，用十個指頭打，還要快呢。中國人就是不講究方法。弄學問也不講方法，幹事情也不講方法。聰明都白費了。現在你看看，懂不懂？這一節是什麼意思。

李 這是二舅的遊記吧？

貽 遊記？這裏面都是很重要的事——

李 二舅的日記？

貽 不是講我一個人的事。這是一個研究，各地人的比較研究。

李 二舅到過很多地方？

貽 豈但很多。該到的地方，都到過。到過不希奇。我啊，到一個地方，都睜六眼細細看，閉上眼細細想。我這部東西呀，都是人家見不到，想不到的話。

李 二舅不用中文寫？

貽 (聳肩) 寫了文言，人家笑我古董。寫了白話，人家說我舊學沒有底子！

李 讓人家來翻譯。翻一部文言的，一部白話的——

貽 對了！你這話，說得頂——頂——頂準確了。的確的確，我就是這意思。我現在才完了一部份。人家已經等不及，急著要看。我要叫人家打了拿去印，又怕靠不住的人，先把我的意思偷了出去。所以我得叫你打。

李 立刻就要麼？

貽 隨便你什麼時候。有空就打。譬如你替孩子們上完了課，或是吃了晚飯，或是清早——紙在這抽屜裏——別打錯——還有一點頂要緊的，就是，別把裏面的意思告訴人。

李 我決不——（坐下打字）

貽 看你這兩個指頭真生氣。

李 我樓上去打吧。

貽 不用，不用，你就在這兒打。我要上去了。（下）

（李打字，停止打字，獨癡笑）

（趙景蓀上）

趙景蓀 君玉妹妹。

李 （急抬頭）哦——

蓀 你笑什麼？

李 我沒笑什麼。

蓀 我聽見你在笑。

李 是嗎？我在笑什麼？

蓀 你在笑我爹。

李 誰說的？

蓀 我在門外等着呀！等爹走了我可以進來。

李 啊！怕他叫你打稿子？

蓀 我不會打字的，他也不要我打。怕耽誤了功課。

李 噯。你們大學生功課真忙！

蓀 別笑我。

李 我幾時笑了。

蓀 我知道。我儘看見你笑。

李 這可是冤屈死人。我滿心儘想哭呢！

蓀 (拉凳坐李旁) 爲什麼？

李 (笑) 讓我打完了這一頁(備上設茶具) 你看，一會兒就吃點心了。

李 等會兒打不成麼？你就不知道累？

李 累倒罷了。可恨我這兩個指頭的打字！我又沒正式學過。今天給大舅發現了，拼命叫我打，打了再打，再打，直等我打錯了，就說我一大頓。

李 陸小姐走了麼？

李 走了。

李 怪可憐的孩子！怪不得他挑你眼兒了！

李 告訴你吧，才有趣呢。我們好像在打仗。

李 怎麼？

李 你知道，大舅心裏不要我做書記，嘴裏偏又不能說。他最好要我知難而退，我又是背水陣，無路可退。

李 他怎麼叫你退？

李 他先叫我起稿子，我起了稿子，他說不通，得重起，改了兩三遍，他皺着眉說「算了，抄吧，」抄好了，他又改，改了再抄，抄了又說字寫得不好，再重抄，抄好了，他忽然又想到一句話，又得重寫。

李 我可受不了。

李 他也受不了我呢。

孫 我們大伯母頂乖。臉上做得三從四德的，肚子裏都是刁刁鑽鑽的心思。她擠不掉陸小姐，就用你去擠。

李 大舅希望我自己不肯做，他就可以推開我。

孫 你爲什麼不退呢？何必替大伯母當貓腳爪，給她利用。

李 並不是喜歡給她利用——

孫 也不必怕她——

李 我要怕她的話，我也有法子。我可以叫大舅受不了我，讓他先辭退我。他要辭退我，他得自己跟大舅姆吵去。不干我的事。

孫 好啊！爲什麼不？

李 可是我還是耐着心讓他磨。等他火氣過了，覺得我還能做事，就認真用我了。

孫 又何必那麼討他好！

李 你真是享福人的話！有職業總比沒職業靠着別人的好。

孫 什麼好職業！辭了他省得清早出去，到這時候回來，一刻兒沒得休息，回來還要打字，還要教小孩子。

李 能這樣順順利利的忙，我就心滿意足了。

孫 你辭了他！落得舒服！反正這兒就和你自己家裏一樣。

李 我沒有這福氣。

孫 什麼福氣不福氣！假如這是福氣，你就是應當供起來享福的人。

李 雖然沒有供起來，安知我不在享福。

孫 對了！安知你不是個有福氣的！並且能夠給人家福氣的！

李 好了，你真會說！——景蓀哥，對不起，讓我打完了這一頁。他們就來吃點心了。

孫 就別打了，大家都快來了。我等了這半天，好容易等了你回來。

李 等我有什麼事麼？

孫 沒什麼事——哦，——也可以說「有」。

李 怎麼說？要叫我做什麼事麼？

孫 不是——啊——也可以說「是」。

李 別打啞謎了。凡是我會做的事，我當然都應該做。

孫 怎麼說是應該呢！那我就必問了！

李 我都願意幫忙。

孫 真的麼？！你當然會做！

李 很容易的事？

孫 頂容易的——可是，一方面，也可以說是頂難的。

李 我可猜不着了，不費時候麼？

孫 不費你半分鐘。——不對——君玉妹妹，要費你一輩子的時候呢！

李 什麼奇怪事情，我可不曾做。

孫 你聽懂了，所以你說不會！

李 景蓀哥，對不起。別跟我開玩笑。我急死了——

孫 我也急死了，可是我不敢說——

李 我要趕早打完了，晚上我還要寫封信呢。

孫 寫給誰？我可以問麼？

李 有什麼不能問的。寫給我的朋友。

孫 你可別罵我，說是我就攔了你的時候。

李 (嘆) 算了，寫了信還不知往那兒寄呢！

(關上打字機取外衣欲出)

孫 不打了？



李 不打了。

蓀 生我的氣麼？

李 那兒的話，我上去洗洗臉，喝一口開水，回頭客人來了，我這樣兒——

蓀 這樣兒還不好？（倒開水）喝麼？

李 謝謝。可是我電車上薰了一身香烟味兒。

蓀 我就不用抽烟了——別板臉啊——算我說錯了，請坐一坐。我跟你說一句話。

李 （坐）請說吧。你要再打啞謎，我就不要聽了。

蓀 我不打啞謎，我要跟你研究一個問題。（挨李坐）

李 （略閃開）什麼重要問題？

蓀 （挨近）假如——君玉妹妹——我說——假如——

李 （喝茶，閃開）假如怎麼？

蓀 （挨近）假如一個人——假如——假如這個人，跟一個人親近了十多年，以為是愛她的，忽然有

一天，真的碰到了他的愛人——

李 怎麼知道是真的呢？

蓀 因為他立刻好像瞎子睜開了眼睛，發現自己愛的是她，並不是從前那一個。

李 我說那是見了新的，忘了舊的。

蓀 並沒有忘了舊的。不過他發現對於舊的愛，遠不如對於新的——

李 那是他厭棄了舊的，喜歡新的。

蓀 並不是厭棄，不過他發現，他從前以為愛她，其實不能算愛，現在他發現他是真心的在愛。

李 怎麼知道是真心呢，再過幾年，又碰見一個別人，又發現從前的不是真心了。

蓀 決不會！

李 你怎麼知道？

蓀 一定不會！我可以對天發誓。

李 你假定的人，何必你替他發誓！

蓀 我不是替他——我——我——我知道我——

李 嗯，你假定他決不——你的問題呢？

蓀 你對於那個人，什麼感想？

李 什麼感想都沒有。

蓀 怎麼會沒有呢？

李 我就不覺得有什麼感想。

蓀 假如你就是他愛的人，他愛得你發瘋，他願意什麼都犧牲了，只要得到你的愛。他願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你——你難道心上不覺得？

李 假如那樣，我就勸他別忘了他的原來的愛人。

蓀 你這是演戲口調了。假如是真的，君玉妹妹，都是真的，不是假定——是真的——（接近李，拉李手）

李（縮手站起）那個人就很不應該——

蓀 君玉妹妹（強拉李）

（錢三姑太太，錢令嫻上）

李 三姨！令嫻姐——

（蓀站起，默然，錢姑太太令嫻亦默然）

錢夫人 我說我來遲了呢！君玉，你二舅姆呢？

李 我不知道——

錢夫人 景蓀，你爹呢？

蓀 他在樓上吧。

錢夫人 君玉，你這孩子，你二舅姆在忙什麼吧，你不幫幫她去？

李 對了，——我才回來——我看看她去（取外衣）

錢夫人 咱們一起去——(二人同下)

(令嫻站原處不動。景蓀坐原處不理)

(嫻冷笑)

蓀 請坐呀!

嫻 好客氣!(坐)

(嫻轉臉他向,蓀對嫻注視。嫻回臉,蓀轉臉他向;嫻冷笑)

(蓀冷笑)

嫻 你笑什麼?

蓀 你笑什麼?

嫻 我自然有可笑的事——還不可笑!——忙啊!有事情啊!在那邊兒說閒話沒功夫!在這邊兒說閒

話就有功夫啊!

蓀 是媽媽叫我去拿定做的蛋糕。

嫻 店裏沒人送!

蓀 叫我去催的。

嫻 你也不必那麼解釋。今天是催蛋糕。昨天是補做實驗,前天是買東西。——

蓀 就不許有別的事麼？

嫻 老實一點兒，不用說有別的事，就說是有別的人，不清楚些！

蓀 就不能有別的人麼？

嫻 當然可以啊！

蓀 當然可以。

嫻 可是這句話，你不能說。

蓀 怎麼我不能說？

嫻 對了，你不能說，可記得年底下，你把我一個水仙花盆兒打得粉碎爲什麼？（蓀默然）因爲你說我

有了別人。有第三個人跑進咱們中間來，你就打死他——不是你自己說的。

蓀 可是我沒有打死他。

嫻 因爲他並沒有跑進咱們中間來。——至少我沒讓他——

蓀 你懊悔麼？還來得及呢！我並沒有打死他，我不過打破了一個水仙花盆兒！

景蓀！你這是什麼話！

蓀 很平心靜氣的話。從前我不知道，以爲一個人祇可以有一個朋友。現在我知道，一個人應該有許多朋友。

嫻 朋友！朋友！朋友！誰跟你講什麼朋友！誰是你什麼朋友！

蓀 對啊！你那兒像是我的朋友呢，看見我就跟我吵。

嫻 那就別看見我！一輩子別來看見我！你就請出去！

蓀 怎麼趕起我來——

嫻 當然是我來趕你。不成叫你來趕我！我是二舅二舅姆請來的客人。你要討厭我，你就得讓開些。等

我們走了，那怕你整天整夜的坐在這兒跟人家說閒話，也不干我的事。

蓀 你要討厭我，我當然應該讓開。可是什麼理由？就因為我跟君玉說了一句話。你想，這不是可笑麼？

嫻 真是可笑。

蓀 是可笑啊！

嫻 誰可笑？我們進來，理都不理，恨不能嘴裏罵一聲討厭。

蓀 你進來理人了麼？人家叫你姐姐，你都沒理會呢！

嫻 啊呀！得罪了你的君玉妹妹了！我還得向你賠罪！

蓀 令嫻，奇怪麼？君玉又沒得罪你——

嫻 我說我得罪了她呀！

蓀 我又沒說你得罪她。我說她並沒有得罪你。她常在想念你，恨沒有功夫找你說話。

嫻 你替她說得真委婉。可是——她那兒還有功夫找我說話！

蓀 令嫻，你沒有理由這樣欺負君王——

嫻 欺負！我欺負她嚇，我憑什麼資格欺負她呢（掩泣）她有人護着，我只有人嫌。

蓀 令嫻，你鬧得實在沒有意思。誰護着她了，誰嫌了你了？

嫻 你！你！

蓀 我不過跟她說了幾句話。

嫻 不過——不過——你跟他結了婚，你也不過對她行了三個鞠躬禮！

蓀 對了！令嫻。天下事就沒什麼大不了的。認真我跟她行那三鞠躬的時候，也不必你對我們那麼生

氣！

嫻 好呀，景蓀。你能說出這種話來，你還有什麼事不會做。我才不對你們生氣呢！不過我看見你這種

人，眼睛裏不舒服。我看見你討厭！你出去！

蓀 我就出去。

嫻 我不要再看見你！

蓀 我就不叫你看見。

嫻 找她去呀！說那一句沒說完的話呀！

葆 對了，我是找她去。(下)

(嫻掩泣——徐起立窗下，面向窗背門)

(僕開門，陳彬如上)

陳 (向門外，對僕) 在這兒了，不用叫了。(向令嫻) 噲！君玉！

(嫻回首，二人相對愕然)

嫻 你找誰？

陳 對——對不起。我找李君玉。

嫻 門口就沒人麼？

陳 我——我——沒想到您不是君玉，李君玉是在這兒吧？

嫻 你是她的什麼親戚？

陳 我是她的朋友。

嫻 哦——君玉的朋友多得很多？

陳 多？她朋友不多。

嫻 你找她有什麼事情？

陳 不是什麼事情，找她說一句話。



嫻 (冷笑) 都是一句話。  
怎麼?

嫻 怕君玉這時候沒功夫跟你說話呢!

陳 她事情很忙?

嫻 事情忙(搖頭)說話忙。

陳 哦,她在教書?

嫻 她那兒還有功夫教書!

陳 可是我只要跟她說一句話。

嫻 她正在跟別人說那一句話呢!

陳 啊,趙小姐,能不能請你——

嫻 我不姓趙。

陳 對不起,我冒失得很,您也是客人?

嫻 我不過是客人。

陳 你也認得李君玉?

嫻 怎麼能不認得她!她就快要做這兒的主人了!

陳 君玉住在這兒很好？

嫻 豈但很好！

陳 （注視令嫻半嚮，忽有所悟）你說——你說她——

嫻 我沒說什麼。

陳 君玉——他們這兒很喜歡她？

嫻 我不知道。

陳 你說她快要做這兒的主人了？

嫻 那是她的志願。我怎麼知道！

陳 對不起。我以爲你知道——

嫻 當然是我知道了才說的！

（陳呆視令嫻，躊躇，取帽欲下）

去了？

陳 不是，找門房去請一聲。您也在等君玉不是？

嫻 您請坐坐，我替您請去。您貴姓？

陳 不敢，我姓陳。

嫻 是她的的好朋友？  
陳 對了，老朋友。

嫻 就說她的老朋友，好朋友，陳先生，找她說一句話。

陳 不敢當，謝謝您。

嫻 不用謝我，怕她沒功夫下來呢！

陳 哦，我懂了，她在跟別人說話？

嫻 對了！

陳 您也在等她說話。等得不耐煩了？

嫻 (冷笑) 我要等她說話，就不知要等到幾時了！

陳 我決不耽擱許多時候，告訴她姓陳的找她。她一定下來。

嫻 你就拿得定？

陳 她一定下來。我知道她在等我呢。

嫻 啊！你們是約定的！

陳 約是沒約，可是我知道——

嫻 那就好極了。就告訴她，她天天在等着的老朋友，好朋友，陳先生，知道她在等他，特爲來看她，要說

一句話——

陳 (窘) 嚶——嚶——

嫻 請坐坐啊!(下)

陳 (來回蹀躞) 主人——這兒的主人——

(君玉急上)

李 彬如!——(景蓀隨上) 哦, 景蓀哥, 你不陪令嫻姐說話?

蓀 我也見見陳先生。

李 (強笑, 介紹) 陳先生——這是趙先生。

陳 趙先生。(陳對蓀鞠躬)

蓀 陳先生。

陳 (向李) 這位是令表兄?

李 (笑) 「令表兄!」

蓀 陳先生就是護送舍表妹回來的? 我們非常感激。

陳 不必客氣。

李 彬如, 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兒?

陳 我不應該來吧？

李 我想不到你會來——

陳 你不會想到——

蓀 陳先生預備在上海住多久？

陳 我就走了。

李 就走了？

陳 就走了。特爲來向你辭行。

李 (急) 你真就走麼？

陳 早就應該走了。

李 可是，彬如——

(備托蛋糕二碟上)

蓀 陳先生，在我們這兒吃了點心走吧？

陳 (取帽) 謝謝，我就走了。

李 忙什麼，彬如，我還有話——

蓀 陳先生和君玉從小很熟？

陳 因為我們從小同學。

蓀 我們就是從小沒在一起。可是親近的天生是親近的。君玉一來，就好像是我們一家人一樣。

陳 那就好極了，當初是家母不放心君玉一個人走，叫我送一送。她現在在這兒很好，我回去就有交待了。

蓀 令堂跟君玉也認識？

陳 因為我舅舅跟她父親是好朋友，她常來我們家玩兒。

蓀 哦！我說——那麼謝謝你。我替我們家人謝謝你，老遠的送她來。請你回報令堂，君玉在我們家很好，請她放心，也謝謝她記掛。

陳 不客氣。

蓀 在我們這兒喝了茶。

陳 多謝——君玉再見了。

李 (憤憤坐對面沙發上) 你又沒理我，我說一句話。

陳 我說，咱們再見了。

蓀 陳先生上海的路都認識？叫門房叫一部三輪車送送吧——

陳 不必，不必。(急下)

李 (跳起追到門口) 彬如, 彬如! (回身) 景蓀哥, 這算什麼呢。

蓀 怎麼了?

李 爲什麼又趕了我的客人。

蓀 我幾時得罪了他麼?

李 你趕了他。

蓀 我並沒有趕他啊。

李 我的客人, 到了你們那兒都叫你們趕。

蓀 呀, 君玉! 我明明在留他, 怎麼趕他了? 還有誰趕他了。

李 在大舅家, 他們把他當個聽差, 趕了出去, 今天——

蓀 當他聽差? (笑)

李 你看着他, 也不過像一個聽差。那兒在你什麼眼睛裏。

蓀 呀, 君玉。在你眼睛裏的人, 在我眼睛裏比山還大呢! 遮得我太陽都看不見。

李 你做新詩去吧, 我可不懂! (下)

蓀 可是君玉妹妹, 我跟你說…… (下)

(錢壽民上)

錢壽民 晚了(看錶)早呢(搖頭)——晚了(立門外高聲)貽老今天可叫我抓住了。

(趙祖貽上)

貽 咳，老弟！我還不老呢！我是祖貽，稱不得貽老，你才是遺少！

錢 哈哈，你這不說笑話的人，今天也說起笑話來了。

貽 呵呵，這不過是外國人所謂 Pun。——我說，你抓住我什麼了？

錢 不守時刻！我預備你們點心都吃完了。怎麼——嗨？還沒動呢！

貽 我直在催呢，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大事，老不下來——Amy！

貽 夫人(外)來了，來了！

貽 三妹說你今天有應酬呢。

錢 那是明天。我們的壺碟會——她攪錯了——你們今天什麼「會」

貽 家常茶。

錢 這是不準確。我就叫牠吃點心。

貽 你就不喝茶麼？比如你說吃飯，你就不吃菜？

錢 你喝的那一杯糊塗湯就稱不得茶！好好兒的茶，攪些牛奶，攔些糖，弄得甜不甜，苦不苦，一股牛奶味兒(傭托盤送茶，開水等上)除了你們這兒的糕點不錯，茶是不敢請教！



（賒夫人上）

賒夫人 又在挑我們什麼眼兒。

錢 啊，二嫂，我在贊你們的糕點好。

賒夫人 我從來不信你的話。

賒 三妹他們呢？

賒夫人 她們就來了——三妹令嫻——啊呀，今天來了大客人，我們這茶又要挨罵了——劉媽

——沏一壺清茶——淡淡的。（備下）

（錢夫人令嫻上，令嫻默然助賒夫人分碟子）

錢夫人（對錢）咦，你怎麼來了？

錢 我告訴你吃了飯，不回家，直接來這兒。

錢夫人 你們壺碟會散得那麼早？

錢 明天的壺碟會，你攪錯了。

賒夫人 我就羨慕你們，借了個做詩的名兒，儘是吃。什麼壺碟會，什麼古人生日，什麼賞雨，賞晴，賞陰，

賞雪，開了花又賞，謝了花又賞，天天都有名目。

賒 這就是外國沒有的。

錢夫人 得了，又是中國脾氣外國脾氣來了。

賒 可不是。做詩是做詩，喝酒是喝酒，吃菜是吃菜——

錢 喝茶是喝茶，吃點心是吃點心——那是外國人牛脾氣——我說咱們中國人，什麼都比他們好，中國茶比外國茶好，中國詩比外國詩好（李君玉上，錢注視李）咱們中國女孩子，就比外國女孩子好看——君玉辦公回來了。

李 回來了，——三姨夫。（坐令嫻旁，令嫻冷冷的不理）

（賒夫人倒茶分派各人）

賒 這句話我不承認。你沒看見過外國美人。到中國來的能有幾個好看的——

（蓀上坐君玉旁，令嫻起身往外跑）

錢夫人 令嫻！

賒夫人 別管他們。

（李君玉隨下）

賒 怎麼了？

（蓀亦隨下）

錢 你得罪了兩位中國美人啊！說她們不如外國女人美啊！你兒子替你賠罪去了！

賒夫人（分送糕點）這是您的茶——這是我自己蒸的雞蛋糕。吃吃看，怎麼

錢（取糕）謝謝——說起美人，我想起一句笑話來了。今天吃飯，同席一個大孩子，二三十歲吧，居然也會做做詩，談談金石，居然他認得我，看見過我的詩，還背得出來。說他們一班年輕人，都佩服得不得了，認爲當代第一人。哈哈，話是荒謬也難爲他們知道愛好古詩。

賒 也有美人在佩服你麼？

錢 哈哈，說我的詩好像古裝美人——

錢夫人 就是那個秦什麼的孫子？

錢 那是另外一個。

賒夫人 現在古詩時行得很呢！景蓀都在做。

賒 景蓀做詩？

賒夫人 我看見一張稿子，塗塗改改的，什麼「有所思」

錢 不用他思，天天看得見啊。

（令嫻上，默然坐沙發上喝茶）

賒 他在搗什麼鬼。

（李上，坐令嫻旁）

李 令嫻姐——

(令嫻不理)

錢夫人 景蓀，他學什麼，會什麼。

(蓀上坐李旁)

蓀 君玉妹妹——

(令嫻立刻起身下，李隨下)

貽 這是怎麼了？

(蓀不答，亦隨下)

錢 景蓀！

(令嫻另一門入，李隨入，蓀亦隨上，令嫻轉身又下，李又隨下)

貽 景蓀，你們怎麼了，鬧什麼？

蓀 我不知道。(下)

(令嫻另一門上)

貽夫人 令嫻，你的茶冷了。

嫻 我不吃茶，我回去了。

錢 怎麼了？

錢夫人 怎麼不舒服麼？

嫻 (披外衣) 我回去了！(下)

貽夫人 令嫻(追下)

貽 令嫻幹嗎？

(李, 蓀全上。蓀挽李臂, 李怒掙, 李脫身下)

貽 景蓀,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走馬燈似的轉個不了?

蓀 我不知道。我找君玉說一句話, 她儘跑。

貽 我問你令嫻爲什麼走?

蓀 我知道她麼? 她愛來就來, 她愛走就走。

(貽夫人上)

貽夫人 景蓀, 這是怎麼說?

(蓀喝茶吃糕不理)

錢夫人 令嫻呢?

貽夫人 回去了。

(蔭夫人上)

錢 讓她去!

蔭夫人 我來得好，你們都在這兒——

(蓀滿口吐嚼下)

錢夫婦 大嫂!

貽一大嫂!大哥不來?

貽夫人 坐啊。大嫂喝一杯吃糕麼?

蔭夫人 謝謝，祖蔭沒回家呢。我才吃了點心了(喝茶)你們坐啊——(貽燃烟，爲錢燃烟，二人旁坐低聲

談話) 景蓀忙什麼(衆不答) 君玉呢?還沒回來?

貽夫人 (目視錢夫人) 她在樓上。

蔭夫人 怎麼了?你們這兒有什麼事麼?

貽夫人 可不是!景蓀和令嫻吵架。三個人走馬燈似的，一個進去，一個出來，一個又進去——

錢夫人 大嫂你說怎麼辦?

錢 快打打了送出去!

貽夫人 打誰啊?

錢 打字啊！

錢夫人 理他們，又在講二哥的書。

賒 我們講我們的話——

蔭夫人 我說呢！現在還行打——你說三個人，還有一個誰？當然是君玉了。

錢夫人 你怎麼知道？

蔭夫人 我早知道。

錢 這就要怪大嫂不是了。早就替他們安排下這頓吵——（對賒）我告訴你啊！那一節，我覺得（搖

頭）

蔭夫人 啊呀，他又聽見了！我說，我這個時候立刻就知道呀，並不是——

賒 我說那是我頂精彩的一節。

賒夫人 噯，祖賒，你們鬧什麼呀！人家講正經事呢。

賒 吵架讓他們吵去，什麼大不了的。

錢 咱們別管，一會兒就好了。

蔭夫人 兩個人吵架，一會兒就好了，三個人可不是弄着玩兒的。

錢（對賒）這一層意思，我早就說過了。你把牠反了一反。

貽 就在這一反啊！

貽夫人 祖貽，人家商量事情——

貽 好好，——來（招錢）咱們書房裏談去——

錢 （笑取大片糕）你們這糕很不錯。

（貽錢下）

錢夫人 嚶！你們別走——叫他們一起商量商量——

貽夫人 讓他們去書書，不知有誰去看他的——

蔭夫人 二弟的書出來了？

貽夫人 管他，給他們攪得心都煩死了。

錢夫人 大嫂，你說這樣吵下去，怎麼辦呢？

蔭夫人 吵了多久了？

錢夫人 好幾天了。我沒知道吵得那麼利害。前天令嫻就哭了沒吃晚飯。

貽夫人 好幾天了？怪道景蓀這幾天總是老早回家。

蔭夫人 這就鬧認真了。

錢夫人 怎麼辦呢？訂婚的日子都定了。



蔭夫人 其實也該怪我粗心，我該早些兒想到。放着那麼個君玉在眼前——

錢夫人 我們令嫻什麼地方比不上了呢？

蔭夫人 令嫻那兒會不如她，不過君玉啊，眉毛眼睛都會說話，看着景蓀這樣人才，這樣家世，她還不  
用出全身本事來——

貽夫人 奇怪，我就沒看見他們兩個怎麼樣兒了——

蔭夫人 君玉又不是傻子，會叫你看見麼？

錢夫人 這事情怎麼辦呢？

蔭夫人 有什麼難的。只要君玉走開啊！不結了！

貽夫人 哈，我真糊塗。就想不到這一層。叫君玉跟了你回去吧。

蔭夫人 可是，我正要來告訴你們，祖蔭書記都不要她做呢。

錢夫人 不是說她很能幹麼？

蔭夫人 啊呀，我真給他們磨死了。我就是想跟你們商量商量。祖蔭天天跟我鬧，說君玉不中用。

貽夫人 要那陸小姐回來？

蔭夫人 他知道這是辦不到的。他說寧可用個男書記。叫他自願說這句話，可不容易。乘這時候，我還  
不替他換個男書記麼？

賒夫人 那麼叫君玉住那兒呢？叫她回北京去？

錢夫人 她那邊沒人了。

賒夫人 其實，大嫂，你留她住又不要緊！

蔭夫人 我想起四弟四嫂那兒。

賒夫人 對了！他們只兩個人。

錢夫人 對了，叫她陪陪四弟去。

賒夫人 怎麼沒早想到。

蔭夫人 當初咱們商量要接君玉的時候，你自己說別告訴四嫂呀！你說她知道了，一定要把君玉搶去，她總是頂重要，頂忙的人物。

賒夫人 可不是一天到晚，慈善啊，救人啊！捐錢啊！講演啊！咱們都是腐敗透頂的享福奶奶，只有她才  
是幹正經事的大天才。

錢夫人 二嫂，你這嘴！

賒夫人 我是想什麼說什麼的。不會繞彎兒。

蔭夫人 我記得四弟他們見過君玉，四弟還跟君玉說了幾句話。四嫂就沒留意她。

賒夫人 也許四嫂也不要君玉呢？

蔭夫人 她好意思說不要麼？一家只有兩個人，有什麼可推托的——就說叫君玉去陪陪四弟熱鬧

賒夫人 她要不留，就叫君玉上你家去住幾天——

蔭夫人 我還沒告訴你們呢。我不能留君玉，有一個不三不四的男人，從北邊兒一直跟到我們那兒。我看那樣兒不像，所以送她這兒來了，那人天天來打聽，寫信來，我們總是不理，現在才斷了——

錢夫人 剛才不是說她有人找麼？

賒夫人 是找君玉麼？

錢夫人 令嫻來說的，說是野人似的一個。

蔭夫人 那就對了，一定是他！奇怪他怎麼會找這兒來。

錢夫人 趕早得送她四嫂那兒去。

賒夫人 誰送她去？她那兒我不高興去的。

錢夫人 大嫂頂會說，大嫂送她去。

蔭夫人 別忙，還得先講通了君玉。

錢夫人 君玉也許不肯去——

賒夫人 君玉！君玉！你快來！

(李上)

李 二舅姆叫？哦，大舅姆也來了。

賒夫人 大舅姆在說，你四舅姆要接你去住，她來送你去，你去不去？

蔭夫人 (對賒夫人白眼) 你四舅姆說起，很想看看你。

賒夫人 他們家頂清靜，頂舒服的——

蔭夫人 大舅說你做累了，放你幾天假，你玩兒去吧。

李 四舅叫我幾時去？

蔭夫人 隨你便哪，你要就走，我就立刻打個電話就送你去。

李 二舅姆，你說怎麼？

賒夫人 很好啊，你快去理理東西，那些畫，別忘了搬去，你二舅要真正外國人畫的才要，咱們中國人

學着畫的，他看都不要看。

李 都搬着走？

賒夫人 自然都搬着走，你四舅要留你住的呀！

錢夫人 你去陪陪四舅——

李 啊——那我就理東西去。(下)

賒夫人 大嫂，你先去打個電話——

蔭夫人 你打去！

賒夫人 別刁難人哪，你知道我不會說話。

（推蔭夫人下）

賒夫人 三妹（伸頭外望）大嫂走了，我問你，景蓀和令嫻訂婚的事，你跟朗齋舅舅說了麼？

錢夫人 說了，就是說借他家請酒——

賒夫人 還要叫他出面請客呢。

錢夫人 都說了。他只要不費他心，不費他錢，他落得答應。

賒夫人 到底是你面子大。可是別告訴大嫂。她頂愛吃醋，又要說舅舅偏了咱們。

錢夫人 二嫂！說你直吧，你才乖！

賒夫人 別說我乖。景蓀令嫻這事，還不知怎麼呢。——君玉，君玉，好了麼？

——幕——

第三幕



佈景 趙祖懋夫人 Sitting Room 沙發一端，滿堆灰色粗布棉花等雜物，李君玉坐布堆裏做針線。  
(趙祖懋挾公事皮夾上)

李 四舅，今天回來得早。

趙祖懋 早麼？(低聲) 那小東西送來了沒有？

李 沒有。

懋 她呢？

李 四舅姆回來了。在樓上舖小搖籃吧——

懋 (搖頭感嘆) 噯，君玉，(皮夾內取出紙片) 你倒替我算一算——明明是五萬三，怎麼是六萬九——

李 (放下針線，取紙筆算) 不錯呀！加上這一項。(桌上電話鈴響，李接電話) 噲——啊，請等一等。(對懋) 麵

粉廠，林經理，請趙廠長說話——

懋 (接電話) 噲，林先生——我就是——啊——啊——啊——再等兩天呢？——不能等了？——

——噯——(點頭) 那麼，我看吧——啊，一定，一定。(掛上聽筒)



李 他幹嗎當面不說，要等你回家了打電話？

懋 我不讓他當面說呀！我知道他要說了，趕忙回來了。

李 很爲難的事麼？

懋 要錢——我沒錢。

李 (揚紙片笑) 這許多錢還不夠？

懋 這是我欠你四舅姆的賬啊！

李 (笑) 啊，你們還分家！

懋 我們分不開——我的，都是欠她的。她的，是我欠着。

李 那是怎麼說？

懋 你不懂麼？——凡是我的錢，都是欠她的——就是說，都應該還給她的。——她的錢呢——我這

兒欠着，還沒還她。

李 怎麼會呢？

懋 怎麼會？——你聽啊——譬如她買了一件大衣——五千，就是我欠她五千。她那兒捐了一千，就

是我欠她六千。她又送了幾百塊錢的人情，就是我欠了她六千幾百。我沒有現款，就欠着她。

李 那麼她越化錢，她的錢越多了？

戀 噯——你的算學也靠不住。我都還清了她，她就扯一個不多不少。不是麼？——不過我也還不清，才還清了，立刻又欠她了，所有的現款都還了她，我還欠她六萬九。

李 那麼，廠裏要錢呢？

戀 問她借，借了加利錢還她。

李 那真是一輩子也還不清了。

戀 (搖頭歎息) 我告訴了你吧，再過幾時啊，這份糊塗債越長越大，我這個人都要抵押給她了。

李 那爲什麼不算算清楚？

戀 你說得容易！算算清楚！你可知道，她挑了什麼時候跟我算賬的——晚上！枕頭上！人家糊裏糊塗的快睡着了，她來了。——今天買了什麼東西，幾千幾百幾十幾——什麼會裏捐多少——絲襪子皮鞋多少。——我的襯衫領帶——又是多少——上半節我還知道，下半節我都不知道了。

李 那麼明天早上問問。

戀 好意思問麼？說給我聽，我不聽着，她有那麼些閒功夫(揚紙片)這兒不是她的賬。不會細細看去。上面又沒一個字，都是數目字啊。

戀 那麼，誰叫我自己不聽呢！

李 (笑) 晚上多喝兩杯濃濃的咖啡。

懋 我上過當。她好容易看見我精神好呢，就不跟我算賬，長篇大論的教訓我——做一個人，應該怎

麼樣兒犧牲自己，謀最大多數的最大福利——做一個人啊，不可以自私自利的貪舒服——一大套兒。我想閉上眼睛睡覺吧，偏又睡不着。

（李笑）

（懋搖頭感嘆）

（李嘆）

懋 君玉，你也怨哪？

李 我還怨什麼？到了上海，這幾天頂樂的。

懋 只怕樂的日子不多了。

李 是啊，我也在發愁——

懋 君玉，你知道麼？那個小混蛋，是男的？女的？

李 男的吧？

懋 多大了？

李 沒滿月呢——軟蟲似的一條，叫我帶他，怕要給我捏出水來。

懋 沒滿月？——哦，對了，對了。——對了。才聽說要弄個奶媽來呢！

李 噯！所以——剛才在打電話叫醫院驗血呢。

懋 驗血！還那麼講究！我看她是慈善糊塗了。認真把人家的孩子當做自己生的了。她不先驗驗孩子自己是什麼骯髒血！

李 說是好人家的。

懋 什麼好人不好人家！根本問題，她咽不下你！領個孩子來叫你伺候——

李 可是她有奶媽呀——

懋 奶媽！奶媽就要叫你管——君玉啊，我對你說了吧！從此以後，咱們就別想過太平日子了。——一會兒孩子哭了。一會兒孩子撒溺了。一會兒孩子吃奶了——

李 (笑) 反正咱們又不做奶媽！

懋 嚇！你說得好風涼！你還不知道，——越是她那樣沒做過媽媽的人，有了孩子才忙呢，一會兒孩子病了，她要心裏一煩燥，這份脾氣，不又是咱們領！

李 那也沒辦法呀！

懋 我說呀，君玉，得想個法子，先下手——

李 下手怎麼？

懋 別讓那小王八蛋進門！

李 怎麼能不讓他進門呢？

懋 你想一個辦法呀！

李 (笑) 說你很討厭我，不要我住這兒了，要叫我走。

懋 叫你走那兒去？

李 不是因為有了我，她才想到利用我領孩子。

懋 你還不明白呢，我告訴了你吧！因為大嫂說話裏，好像有那麼個意思——好像說：反正她自己又沒有孩子，叫君玉來陪陪我熱鬧——所以她賭氣要領一個孩子。她說起來——只可以你領你的外甥女麼？我爲什麼不能領我的孩子——她領了孩子，就可以叫你管。

李 啊——噫——那我——

懋 你不想個辦法出來，咱們就沒有安靜日子了。

李 就老實勸她別領——我可以不住這兒。

懋 她要一賭氣，誰還勸得她明白——你走了，她還是要領的——你非得要想一個旁的法子，叫她做不成——叫她不想做——

李 就說你已經有了孩子了。

懋 幹嗎？放火燒自己的眉毛？

李 你有了孩子了，她不用再領別人的了——

懋 我要另外有了孩子，她還答應！

李 就說你外面早已有了一個，家裏再討一個，外面的就要來大吵了。

懋 她先要跟我吵死了，還了得。

李 說——說——

懋 說什麼？

李 (搖頭) 沒什麼可說的——也許那孩子來了，你會喜歡他。

懋 我是打定主意不喜歡他的——你去喜歡他吧！

李 但願我能喜歡！

懋 君玉，我告訴你，你假裝喜歡孩子，去抱他，就摔他一交。

李 摔了怎麼呢？叫孩子哭一頓，自己挨一頓罵。

懋 摔重些！摔死他！

李 (笑) 叫我犯人命麼？我可摔不下。

懋 我也摔不下。

(二人默然，君玉做針線，懋呆想)

懋 我要真有了別的女人，你看，她還會成天在外面管閒事麼？

李 你說四舅姆？——我就不知道——

懋 決不會了！

李 噯？

懋 她一定什麼都不管，專心一致來管我了。

（李笑）

懋 她還有心思領孩子麼？——當然沒有了！你說不是麼？（李笑不答）不是麼？君玉，——我說呀——

君玉——

李 怎麼說？

懋 哄她一哄，——一舉兩得——

李 哄她什麼？

懋 就是我才說的。

李 說你早已有孩子了？

懋 說我外面另外有一個女人——有一個兒子。

李 她認真了呢——

懋 我這時候細細想一想啊。她不會相信。我從來沒做過這種事。

李 她信了呢？

懋 我就怕她不信呢。她一定不信。現在咱們第一步就是要她相信——你可想得法子？

李 要她相信——只要造一個憑據——寫一封信——

懋 怎麼寫呢？你替我寫。

李 她相信了呢？

懋 我這時候澈底想了一想啊，正要她相信。第一，叫她別去領那野孩子回來。第二，叫她少在外面管閒事。叫她知道丟了我不理會，還有別的女人要我呢！嘿，別看得我這丈夫那麼——那麼不稀奇。

李 四舅姆要認真生了氣呢？

懋 不用你擔憂——我自然會安慰她呀！——你只要替我寫封信——就算是那女人寫的——算是問我要錢吧——說是天暖和了，要替孩子添衣裳。

李 (站起，拿紙筆) 她通不通？

懋 誰？我那女人麼？半通不通，普通女人那樣。

李 (寫，抬頭) 寫文言還是白話？



懋 牛文半白。

李 她稱你什麼呢？

懋 稱我——稱我老爺——

李 (寫信) 她叫什麼名字？

懋 女人名字——蘭啊菊啊芬啊芳啊——

李 她叫蘭英得了。

懋 好，就是蘭英。

李 (讀信) 「老爺大鑒。來字非別，只因你上次給我之錢，被我兄弟使了」——好不好？想不出她怎麼使了。

懋 好好——她自然有個兄弟。

李 (讀) 「阿明——」他是你的兒子。

懋 很好，就叫他阿明。你從頭唸。

李 「老爺大鑒。來字非別。只因你上次給我之錢，被我兄弟使了。阿明的舊夾襖，穿不下了。務請老爺看兒子面上，廠裏回來，順道光臨一次。此請老爺福安。蘭英拜上。」

懋 哈哈，哈哈，好好就是那樣，你拿去給她(指樓上)說是我口袋裏掉出來的——來，夾在這市民證一

起——不，連這個一起拿去（脫外衣）——你上去替我掛衣裳，就把這個交給她——

（李笑接衣）

懋 別笑啊！

李 讓我先把臉皮兒熨熨平。（撫臉忍笑下）

懋 哈哈哈哈哈（來回踱方步）哈哈哈哈哈……蘭英——阿明——兒子面上——哈哈（坐，抽烟）真要有那麼個蘭英——我就不告訴她（李上）給她了？

李 在看了。

懋 你沒笑麼？

李 她沒看我臉。

懋 她知道是你故意夾在裏面的麼？

李 她在房裏拿剪子剪什麼東西，我去掛衣裳，故意把那市民證掉在地下，我就揀起來交給她，就趕忙往外跑，到了門口，我才敢回頭，她已經在看信了。

懋 她臉上怎麼？

李 她啊！——看情書似的——急着要往下看。又忍不住要回上來細細嚼。

懋 看她那樣兒信不信？

李 我不好意思老站在門口看她。

懋 鑰匙洞裏張她一張——去呀，君玉。你脚步輕——

李 給她看見什麼意思！這時候她一定看完了信，快下來了。

懋 啊，我得預備預備——我做什麼好？

李 （坐下做針線） 看書。

懋 好，（坐下看書）——（不時側耳聽外腳聲）

李 四舅，你預備預備，還是一口承認？

懋 先賴。賴得差不多了，再承認——來了！

（懋夫人上）

懋夫人 祖懋才回來？

懋 才回來。

懋夫人 這時候才回來？

懋 晚了麼？朋友家裏坐了一坐。

懋夫人 廠裏回來順路吧？

懋 是啊，順路——

戀夫人 什麼朋友？

戀 (偷對君玉裝鬼臉,君玉掩口笑) 老朋友。

戀夫人 誰？

戀 你不認得。

戀夫人 你的老朋友我不認得？——(強笑)——真的,祖戀,我早上給你的三十塊錢呢？

戀 幹嗎？

戀夫人 你沒用,就還我呀。

戀 我化了。

戀夫人 怎麼化了？買了什麼東西呀？

戀 三十塊錢,夠買什麼東西！

戀夫人 不夠買什麼,也是三十塊錢哪!也夠買幾尺布,斤把棉花。——總有東西換回來。

戀 (對君玉擠眼) 我本來想買東西——後來,不知怎麼給扒手偷了。

戀夫人 (冷笑) 警察局很不必肅清扒手。留着他們,多方便!偷了! (冷笑) 君玉,別做了,天黑了,樓上去,

把搖籃遮好,尿布疊疊整齊。(君玉對祖戀點頭,忍笑下) 祖戀,我還沒知道你是那麼個人面獸心的

畜牲呢!

懋 呀！我怎麼啦？

懋夫人 你問問你自己良心吧。你對得起我麼？

懋 我，我良心很好着啊。

懋夫人（冷笑）祖懋，我早就疑心你。

懋 早就疑心我？我怎麼啦？

懋夫人 你怎麼啦！還問我麼？我早就覺得，你待我不比從前了。我問你，阿明多大了？

懋 什麼阿明？

懋夫人 你的兒子！

懋 我那兒來什麼兒子呀！

懋夫人 你還想賴吧？

懋 我賴什麼呀。

懋夫人（冷笑，取出信）賴呀！看看，這是什麼？

懋 我——我不知道呀！

懋夫人（冷笑）不知道！——你的寶貝外甥女兒，太能幹了！把你的情書，送了我這兒來了！你不知道

麼？你是沒知道呀！

懋 這——這——

懋夫人 別賴了！我問你，阿明多大了？

懋 我怎麼知道！我就沒看見過他啊！

懋夫人 你沒看見過！我倒看見過！

懋 你怎麼會看見啊！

懋夫人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從你廠裏回來這路上，我親眼看見過，你那蘭英——

懋 你看見過蘭英？

懋夫人 我看得清清楚楚，一個白白的圓臉兒，胖胖的。

懋 你怎麼知道她是蘭英。

懋夫人 怎麼不知道！她手裏抱着阿明——

懋 呀！廠裏回來，一路上，女人抱孩子的要多少。不成都是我的兒子！

懋夫人 誰說都是你的兒子！這事瞞不過我，我看一眼就知道。

懋 你怎麼知道？

懋夫人 我沒眼睛麼？那小孩兒的臉跟你一模一樣。

懋 竟有這樣的事！

戀夫人 這有什麼希奇的。你的兒子，還不像你！我當時一看——嗨，——不知怎麼，我就覺得有點兒不對，不過那時候我還相信你不至於。誰知道啊——孩子都那麼大了。舊衣裳都穿不下了。你還拿我蒙在鼓裏。

戀 這事就奇怪了。認真有那麼個蘭英，那麼個阿明！他們在那兒？

戀夫人 我正要問你呀！他們在那兒？

戀 我怎麼知道。

戀夫人 你不知道！廠裏回來，順脚一跨，就跑進了門兒了，不是麼？

戀 你知道的，又問我幹嗎。

戀夫人 原來你今天是到蘭英那兒去的好呀！好呀！去了就別回來了。

戀 她是不讓我回來。她說你們太太，未必有功夫理會你。

戀夫人 是呵！你又回來幹嗎！

戀 她那兒還有幾個表妹，都叮着我。我想，還是回來吧。

戀夫人 都叮着你，都看中你呢！你還回來幹嗎！

戀 怕她們鬧意見，這蘭英就是太痴情。

戀夫人 呵！好個少年美貌郎君！都要吃你的唐僧肉呢！

懋 那倒也不是。她說，看着我老實，心裏頂聰明的。看着我忠厚，做事頂利害的。說我雖然不打扮，一個大丈夫，是應該這樣。她們就可憐我怎麼沒人愛惜。

懋夫人（冷笑）好不要臉的賤女人！她爲什麼不嫁給你。

懋 她們都恨不能嫁我。

懋夫人 哼！有什麼不能的！

懋 我不要她們呀！

懋夫人 你不要她們！

懋 曾經滄海難爲水！我有了你，還要她們麼？

懋夫人（冷笑）問你呀！

懋 我不過跟她們混混而已！

懋夫人 混混！

懋 是啊，不過是混混。消遣消遣。廠裏回來，冷清清的一個人。你事情又忙——開會啊——募捐啊，這樣那樣，我又不敢來煩擾你。她們來纏住我，我就跟她們混混玩兒了。

懋夫人（冷笑）你混得真好呀！太太也混到了，兒子也有了。

懋 這一層你不要誤會，她明知道我有太太。那兒子她也並不叫我承認。她是頂多情的，從來不爲難



我。

懋夫人 就是要問你要錢。

懋 那也難得——我化了什麼錢，你不知道的？她自己養自己。

懋夫人 還替你養兒子。

懋 養她自己的兒子。我告訴她，我不喜歡孩子的。所以她從來不叫兒子來麻煩我。可是——假如我要領了別人的兒子呢，她就不答應了。

懋夫人 嚇嚇！原來如此！你倒有這臉說。所以你千方百計的，總叫我別領孩子！

懋 她要抱着阿明，吵上門來。咱們怎麼辦？

懋夫人 怎麼辦？你要看看怎麼辦麼？叫她抱着兒子吵上門來呀！我正要找上她呢！

懋 找上她怎麼？

懋夫人 告他一個破壞我們家庭的罪。

懋 啊，我勸你別撩她，她才利害呢！

懋夫人 你怕她，我不怕她。

懋 什麼怕不怕的。我還怕她麼！我不過是要大家省事些——

懋夫人 省事些！誰不喜歡省事。什麼事都儘着你，我還省事呢！

戀 嚶，你聽我說呀，你討了一個——

(趙景蓀上)

蓀 四叔叔在家麼？四嬸也在家！

戀 夫人 景蓀，你怎麼來了？

戀 君玉在樓上。

蓀 她在樓上(下)？

戀 夫人 你不用打發他走啊。你倒也知道怕羞！也怕人知道。

戀 我怕什麼羞！他天天來找君玉，你又不知道。

戀 夫人 他天天來？

戀 只有你不在家的不知道。

戀 夫人 他來幹嗎？

戀 表姊妹，一塊兒說說閒話——

戀 夫人 景蓀不去找令嫻，倒天天來看君玉？

戀 他愛找誰就找誰，咱們管他閒賬。

戀 夫人 真是你們家風。見一個，好一個。

懋 一定是令嫻冷淡了他。

懋夫人（冷笑）是我冷淡了你了！

懋 你也是不得已。你事情忙。沒功夫來理會我。

懋夫人 啊！還是我不好呢！

懋 我沒有說你不好——！

懋夫人 多謝你體諒我——你也是不得已了！

懋 這話都別說了，我不過說省些事吧。

懋夫人（冷笑）別讓你們蘭英知道了吵上門來！

懋 是啊！

懋夫人 她現在還沒知道呢——！

懋 她啊？她也許有點兒知道了吧。

懋夫人（冷笑）乾乾脆脆，知道是知道，不知道是不知道。你告訴她了，就是她知道了。

懋 我沒有告訴她啊。

懋夫人 那她怎麼會知道呢？

懋 有別人告訴她啊——她還有個兄弟——！

懋夫人 真是我忘了！中間當然還有牽線的人——啊，那麼她是知道了！

懋 我說也許。

懋夫人 她幾時吵上門來？

懋 我也不知道。

懋夫人 你告訴她去，我等她上門來吵呢！

懋 也許她自己不來——

懋夫人 叫她兄弟來吵？

懋 也許！

懋夫人 好呀！他敢來！他敢來！

懋 何必呢，多這些口舌。我說，你領了別人家的兒子什麼好。

懋夫人 這事就不用你管。你要領個外甥女兒養着，我就進一步領個兒子養養。

懋 譬如你做好事，該從家裏做起。

懋夫人 爲什麼只可以對你的親戚慈善！好事家裏做起，我就更進一步啊。

懋 你要是不願意，君玉住這兒，我叫她走得了。

懋夫人 叫她走那兒去？這是人家派給咱們的。因爲咱們沒有孩子的。

戀 嘻，你不喜歡她，我叫她走。

戀夫人 說得好容易！你送她那兒去！咱們沒孩子的人家。簡單兩口子的人家。一個窮苦外甥女兒都不能養着！

戀 那麼你領了孩子來，也不能就叫她走啊。

戀夫人 領了孩子麼？就叫君玉帶呀！

戀 你不是有奶媽麼？

戀夫人 奶媽不過是喂奶。事情多着呢！

戀 何必多那麼些事呢！你嫌君玉，我想法子打發她走。

戀夫人 不用你想法子！領孩子不領孩子，本來是小事情。可是你有了阿明了，我倒非領一個不可了。

戀 可是，我告訴你，你不領孩子，阿明並不是我的兒子呀！

戀夫人 這是你的蘭英的話！只哄得過你。我才不信。

戀 你只要看着，有沒有阿明來找我——

(陳彬如上)

陳 趙先生？趙太太？

戀夫人 (打量陳) 我是趙太太，你是誰？

陳 我姓陳——

懋夫人 哦，姓陳！——我問你——陳蘭英是你的誰？

陳 陳蘭英？（搖頭）

懋 他知道什麼蘭英。（對陳）陳先生，有什麼事？

懋夫人 我來問他呀！不用你擋着。

懋——他又不是找你來了。

懋夫人 他不找我，我也得跟他說——叫他認認清楚我這趙太太，不是好欺哄的！

懋——你認得他麼？

懋夫人 我怎麼不認得！這是陳蘭英的兄弟。——不是也姓陳——我一看樣兒就知道。——難道是

你的朋友不成！

陳 對不起，趙太太認錯了人吧。

懋夫人 你不用賴！告訴你姐姐去，叫她吵上門來！我不怕的！我等着她呢！

陳 我沒有什麼姐姐啊。

懋夫人 誰知道你們是姐弟，是夫妻，是相好——你去告訴她，我請了律師，要告她呢！我在這兒等着她呢！

懋 陳先生，你走錯了人家吧？

陳 這兒是趙家呀？我找一位——

懋 哦——我知道了——你找李君玉？

陳 對了我找李君玉——她在這兒？

懋 (喚) 君玉——君玉。

懋夫人 (冷笑) 鬧什麼把戲！

(李蓀同上。)

李 (站在門口未見陳，摔開景蓀)(低聲) 景蓀！我跟你說了多少遍。

懋 君玉，有人找你。

懋夫人 (問陳) 姓陳的！你是找她麼？

陳 (見蓀在李旁，負氣) 我不是找她。我錯了。(轉身下)

李 (愕然) 彬如！(追下) 彬如！

懋 (拉李回) 君玉，那是誰？

李 我的朋友。——爲什麼趕了他？

懋夫人 祖懋，你不用串通了君玉來哄我。我看見了幾次你們倆做鬼臉，打無線電。

懋 這可真冤枉死人了。明明是君玉的朋友——

懋夫人 (冷笑) 君玉的朋友! 怎麼他不認得君玉? 看見君玉, 反跑了, 君玉, 你說呀! 是你的朋友麼?

李 是我的朋友, 四舅姆你不信, 問景蓀。

懋夫人 誰信你們。你們都是一路的——

蓀 (負氣) 我不知道。

懋 聽見麼? 祖懋!

李 景蓀你不知道?

蓀 (看錶) 我該回去了。

懋夫人 景蓀, 那我就託了你, 你街上躡見那人啊, 對他說, 叫他當心。他再上這門兒, 我叫警察抓他局裏去!

蓀 (強笑) 我要是躡見他——

懋 景蓀, 你要碰見他, 就叫他回來, 說說明白。我都攪得莫名其妙了!

懋夫人 (冷笑) 你裝得好像! 你莫名其妙呢! 我是一目了然。景蓀, 不留你了, 別忘了我的話。

蓀 再見, 四叔四嬸! 君玉, 再見了。

李 (怒, 不理蓀) 我就不懂, 他怎麼得罪了四舅姆麼?



懋夫人 他敢得罪我！你看他不是拖着尾巴跑了。

李 那麼四舅姆爲什麼去得罪他？

懋夫人（冷笑）因爲他姐姐生了兒子了，我還得拍他捧他討他好呢！

李 他那兒來什麼姐姐？

懋夫人 不是他的姐姐就是他的姘頭！

李 誰是他的什麼？

懋夫人 姘頭！我說是姘頭！

李 誰？

懋夫人 蘭英啊！

李（笑，視懋）蘭英！

懋夫人 哦！原來你早知道！

懋 君玉，我可受不了了。你替我說實話吧！

懋夫人 本來沒叫你撒謊抵賴呀！你哄不過我呀！

懋 你聽着，根本沒有蘭英那麼一個人——

懋夫人 怎麼她兄弟又跑上門來了？

懋 蘭英是我們捏造出來的，你想怎麼會有兄弟！

李 那是我的朋友。

懋夫人 我早說過了。祖懋，你不用串通了君玉欺我。君玉，你也不用幫着你舅舅欺你舅姆。你的朋友！  
 哼，他不認得你。祖懋，你沒聽見麼：「不是找她。我錯了！」

懋 那麼，他是走錯了人家。

懋夫人 可是君玉又認他做朋友。

李 我不懂你們爲什麼趕了他？

懋夫人 別鬧，你們聽着，蘭英，我看見過。阿明，我看見過，蘭英的兄弟，我才看見過。祖懋，你還有什麼說的？

懋 君玉，你怎麼不說信是你寫的。

李 那封信是我寫的。

懋夫人 你寫的！我還不認得你的字！蘭英這幾個四四方方棺材體的字，也可以當你大舅的書記了。

李 我故意寫成那樣的。

懋 君玉，誰叫你故意寫成那樣的？

李 你說怕她不信啊！

懋夫人 君玉，你出去吧。我們的事，不用你幫着一個在中間挑撥。

李 是四舅叫我寫的信。

懋夫人 君玉，我叫你出去。

懋 君玉，不許走。講明白了再出去，——爲什麼不寫你自己的字？

李 四舅姆，信是我寫的，蘭英是我想出來的。

懋夫人 她的兄弟呢？

李 是我的朋友。並不是誰的兄弟。

懋夫人（冷笑）你真是一個好外甥女兒！祖懋是該喜歡你！你樓上去吧。這兒我們有話，不用你夾在中間。

（李下）

懋 君玉！不許走！（李又上）你說呀！

李 怎麼說？

懋夫人 君玉，聽見沒有？我叫你走。

懋 君玉，不許走！你講講明白——

李 講什麼呢？

懋夫人 祖懋，你不用逼着她。君玉，你走！

（李欲下）

懋 君玉，你好啊！你明明知道我冤枉，你不說。

李 四舅姆，四舅因為不願意你領孩子，所以——

懋夫人 君玉，不用你說。我很知道他為什麼不願意我領孩子，你走。（推李下）

懋 君玉！

懋夫人 真是個好外甥女兒！簡直是一條忠實的小狗！

懋 這是怎麼說呢！叫我有口難辯了。

懋夫人 誰跟你辯。你老實告訴我，蘭英住那兒。

懋 我對你說沒什麼蘭英。

懋夫人 你不告訴我麼？好呀！

懋 這可逼死我了。你為什麼不問蘭英的兄弟去！

懋夫人 他是什麼東西，我問他去！他會告訴我麼？

懋 我要是知道，我立刻告訴你。

懋夫人 好吧，祖懋！別怪我啊！別怪我啊！！我好好兒問你的，你不回答我。

懋 我怪你什麼？

懋夫人 你看着就是了！你等着就是了！

懋 你要怎麼呀？——你要怎麼呀？

懋夫人 我自然有手段對付你。

懋 這可是冤枉死我了。——君玉，君玉！

懋夫人 不用叫她。她替不了你！

懋 她倒沒事，好好兒的找那麼個男人出來搗蛋！

（僕阿林上）

僕 太太，晚飯就開麼？

懋 什麼晚飯？才五點多呢。

懋夫人 就開，今天早晚飯。

懋 幹嗎？

懋夫人 不用你管。

懋 可是，晚飯還太早呢，怎麼吃得下。

懋夫人 你舅舅來呢。

懋 朗齋舅——他來幹嗎？

懋夫人 你請他的。

懋 我沒有啊。

懋夫人 你自然沒有。你想得着什麼！你只會跟女人們混混啊。

懋 天哪！我沒做的事，都派定我做的，也不知道是幾時，我請了舅舅吃晚飯。

懋夫人 你應該請他來啊！是我替你請了他呀。大嫂告訴我，朗齋舅做主，替景蓀和令嫻訂婚。——

懋 怎麼咱們沒知道？我還以為景蓀有點兒看中君玉呢。

懋夫人 你知道什麼呀！你有功夫知道什麼呀！

懋 請朗齋舅來問問他麼？

懋夫人 大嫂說是朗齋舅做主，替他們訂婚。就在他家裏擺酒請客。大嫂說：要是朗齋舅真的出錢替

他倆幹喜事，那是他挑中了這兩個做他的承繼人了。叫我請他吃晚飯，探探口氣。——

懋 大嫂爲什麼自己不請？

懋夫人 她說她避嫌疑，好像替自己的孩子爭什麼的。

懋 我勸你也避避嫌疑，大嫂叫你做過什麼好事情麼？朗齋舅的脾氣你還不知道麼？

懋夫人 那我白白的請他來幹嗎？不早不晚的，偏要這時候吃晚飯。

懋 你自己要請他。

懋夫人（忽轉怒爲笑）對了！（拍桌子）我知道了！我有道理！

懋 什麼道理？

懋夫人 朗齋舅一毛不落的——我叫他帶了君玉去！

懋 他怎麼肯辦不到。

懋夫人（冷笑）只怕你不肯，你捨不得。

懋 我有什麼捨不得的。

懋夫人 他是你忠實的小狗啊。她去了，還有誰幫着你呢！

懋 你有法子叫她去，我決不留。

懋夫人 也決不讓你留！該叫她到老頭兒家去收收緊骨頭，老頭兒也該讓君玉攬攬他腸子。

懋 可是朗齋舅不會要她去。——並不是我要留她。

懋夫人 我自然有辦法。你聽着，你要嫌了她，老頭兒怎麼還肯收留她，你要說得非她不可，當她寶貝，

老頭兒也當是寶貝了，他頂愛佔便宜的。再替她拍幾下子馬屁。——

懋 怎麼樣兒拍呢？

懋夫人（冷笑）你在蘭英家吃飽了馬屁，還不知道怎麼樣兒拍麼？——你看着我，我說什麼，你也說

什麼。

懋 當心，別老頭兒老頭兒的給他聽見了——

（徐朗齋上，二人急站起）

懋 舅舅。

懋夫人（急移大軟椅請朗齋坐）舅舅坐——

徐朗齋（坐下）坐着，坐着，還客氣麼？今天賠了本錢請我吃飯。還是慈善事業，對我老頭兒行好呢？還

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呀！

懋夫人 舅舅，什麼話呀！我們有什麼話要說的！

懋 一點兒話都沒有。

懋夫人（對懋白眼）今天有人送我們一對野雞，一只蹄子——

懋 幾斤肉——

徐 呵呵，呵呵，我才問了你們廚子，二十四塊錢一斤。

懋夫人（怒踢懋）肉是自己買了湊上的。特為請舅舅來，不為什麼話，可是有點兒事——

徐 我知道總該有點兒事啊！呵呵！

懋夫人 舅舅知道是什麼事麼？因為君玉從北邊兒來，帶來了她爹的幾張名畫，知道只有你識貨，要



送給你。又不敢冒冒失失的上門來，所以我請您來，讓她先拜見您。

徐 君玉？什麼君玉？

懋夫人 李君玉啊。

懋 五妹的女兒，一直在北京的。

徐 哦！五妹的女兒！她叫君玉！像五妹麼？

懋 很像，比五妹又高些，瘦些。

徐 多大了？

懋夫人 十七八歲。

徐 五妹自己才十七八歲！（感嘆）李君玉——她人呢？

懋 （叫）君玉！懋夫人急推懋，暗暗搖手示意）

懋夫人 等我叫她去，她從小聽見你名氣，老問我，做過大官的人，跟平常人一樣麼，她就害怕。

徐 哈哈，這孩子倒有意思。

（阿林上）

阿林 飯得了。

懋夫人 祖懋，你陪舅舅，我叫君玉去。（下）

徐 呵呵，現在這時世，吃好東西就好像做夢。好容易做了那麼個好夢，一睜眼又都沒有了。呵呵，我就

愛你們這兒人少——

懋 舅舅，咱們乘熱——她們才吃了點心。（徐懋下）

（李，懋夫人上）

李 就是我媽媽的舅舅？

懋夫人 對了，他頂闊，比誰都有錢，可是比誰都省儉，無論什麼東西，白送給他，他就喜歡。所以，我教你  
啊，你爹那些畫——我寄放在青年會義賣，沒半個人要買，堆着討人家厭，我才拿回來了，你就對  
他說，都是白送給他的，值許多錢呢，他準搬去。

李 （嘆）可是他看不起我爹——

懋夫人 誰說他說你爹畫得實在不錯，怪不得把個五妹哄去了，你記得——哦，你不知道的，你爹有  
一張畫，送你媽媽的，至今還掛在他書房裏。

李 是麼？可是他爲什麼反對媽媽結婚？

懋夫人 他怪你爹騙了你媽媽去，又害她早死了。

李 又不是爹害的。

懋夫人 那是他偏見，因爲他太喜歡你媽媽。他得了你那些畫，也許請你去住呢，他們很好的房子，很

大的花園，就他一人住。

李 一個人？

懋夫人 有一個管花園兒的，也就是伺候他的，他太太死了沒再娶，就是女兒當家。這女兒是他寶貝，可惜沒出嫁就死了。

李 他沒有兒子？

懋夫人 這話千萬不能問他。他頂恨的是兒子。這兒子是敗家精，幸虧死得早，沒把家產敗完。所以他變成了一錢如命的脾氣——現在你四舅在陪他喝點兒酒——我們這時候進去吃飯，大概差不多了，你跟他吃飯呀，當心點兒，一顆飯都不能隨便滾了，豆皮兒菜渣子都別吐出來。

李（笑）那他一個人在家幹什麼呢？

懋夫人 一天到晚的看書，在研究不知道什麼東西——咱們去吧，差不多時候了。（二人同下）

（阿林王媽搬畫上）

阿林 討厭死了！搬出，搬進，（踢畫）把人家皮都刮破了。

王媽 別踢，說是值好幾千呢。

阿林 再過幾時，等木柴漲了價——

王媽 哈哈，你這人！太太跟你怎麼說？李小姐要走麼？

阿林 太太就叫我搬畫啊。

王媽 太太叫我把李小姐的衣服理一理，放在一起呢。——

阿林 我告訴你吧——（附耳）（王媽大笑）

懋夫人（在外）阿林！王媽！（二人下）

（徐懋上）

徐 君玉這孩子，到底是五妹的女兒，吃飯也有規矩，說話也有道理。

懋 今晚的菜，都是她預備的。

（懋夫人上）

徐 你們不是有廚子？

懋夫人 都是她安排吩咐的。有了她，我就不用煩心了。

徐 她在忙什麼？還不來。

懋夫人 什麼事都是她管，都是她做——

徐（見畫）這是什麼？

懋 這就是君玉帶來的畫啊。她爹的畫。

懋夫人 一張都值好幾千塊錢呢！有人還了價沒肯賣。

徐 她爹的畫？可是我那來這麼些閒錢買這個呀！一張吳昌碩的中堂，從前也不過幾十塊錢——

懋夫人 這是君玉送給舅公的。

徐 配配框子也得好些錢呢！

懋夫人 現成都配好框子。

徐 好好，君玉這孩子有頭腦，想得周到。

懋夫人 可惜我們這兒少不了她。舅舅那兒，要有一個君玉，當當家，管管事，陪陪您，那多好！

懋 叫君玉跟了舅舅去。

懋夫人 祖懋，你別大氣，咱們這兒怎麼少得了她！你自己說，從她來了，咱們省了多少事多少錢，我好不容易從二嫂那兒搶過來的，大嫂還不答應，三姐也要她去——

（李君玉上）

徐 君玉，你跟我家去！

懋夫人 舅舅，別的都成——

徐 君玉，你跟我家去，肯不肯？（李笑不答）呵呵，她本人都答應了，——是不是，君玉？（李低頭笑）

懋夫人 舅舅，因為是你要——可是我只能算是借給您的。我們這兒實在少不了她。大嫂二嫂還要怪我呢。

徐 君玉，咱們快走！你的東西呢，都帶了走。

戀夫人 那麼我叫王媽替你理東西——

李 我自己去看看去（下）

戀夫人 阿林（阿林上）拿這個搬出去——叫兩個車。

阿林 一個車裝得下了。

戀夫人 還有李小姐的箱子，還有李小姐自己呢，快點兒——

（阿林下）

戀 忙什麼，再坐一會兒。

徐 不坐了！你還想留住她吧！君玉！君玉！快！快！咱們就走。

（李上）

徐 君玉，好了麼？

李 箱子搬下來了。

徐 好，走吧，我們走了！

李 四舅，四舅姆，再見了！

（阿林上，搬畫）

戀夫人 車來了麼？王媽，來幫着搬搬。（王媽上與阿林搬畫）

戀與戀夫人 再見了，——舅舅。（衆下）

（祖戀，戀夫人同上）

戀夫人 心痛吧？走了你寶貝的外甥女兒了！

戀 我早說過，你不要她，你儘可以叫她走——

戀夫人 你不懊悔麼？祖戀！我告訴了你吧，這是第一步！

戀 什麼第一步？

戀夫人 我對付你的第一步。

戀 第二步呢？

戀夫人 很簡單的。我就看著你，你到那兒，我也到那兒。

戀 我到廠裏去呢？

戀夫人 當然我也到廠裏去。

戀 那不是笑話麼？你去幹嗎？

戀夫人 你到那兒，我也到那兒，我幹嗎，不用你管！

戀 人家請客，單請男人的呢？

懋夫人 不論你到什麼地方，我總跟着——

懋 你事情忙呢！

懋夫人 不用你管。

懋 你孩子呢？

懋夫人 不用你管。——我只有句話，我那兒都跟着你。

懋 這算什麼呢！叫人家笑話死了。

懋夫人 你怕羞麼？怕人家笑話麼？我倒不在乎！

（蔭夫人上）

蔭夫人 你們吃了晚飯麼？

懋 大嫂！

懋夫人 大嫂！我們才吃了。

蔭夫人 舅舅走了不是？我算準他走了。

懋夫人 才走。你吃了晚飯麼？

蔭夫人 我買了些東西，到三妹那兒吃晚飯去呢。——舅舅怎麼說？

懋夫人 舅舅一來就封住了我們口，沒讓我們問。



懋 景蓀和令嫻幾時訂婚？

蔭夫人 啊呀！這事鬧得一團糟呢！朗齋舅倒答應了二弟和三妹，做主替他們訂婚。誰知道這一對冤家，吵得理都不理，話都不說了。

懋 爲什麼？

蔭夫人 爲了君玉呀。

懋夫人 君玉在中間挑撥？

蔭夫人 君玉看上了景蓀，把他搶過去了。

懋夫人 怪道呢，景蓀天天來！

蔭夫人 天天來？

懋 事情遭透了——

蔭夫人 二弟他們知道了，要怪你們了。

懋夫人 我們又不知道，她送君玉來的時候，又沒說明白叫我們看着——

懋 我就沒想到——

懋夫人 好在君玉走了！賴不到我們什麼了！

蔭夫人 走了？走那兒去了？

懋 朗齋舅舅帶了她去了。

蔭夫人 什麼?!朗齋舅舅把君玉帶走了!

懋夫人 (笑) 他喜歡她呢!

蔭夫人 噯!你們就讓她跟着走了?

懋夫人 才走啊!箱子,畫,都帶着走了。

懋夫人 我該早來一步(跌足) 唉!就沒有警告你們一聲。不是我說你們一句,你們有點兒糊裏糊塗。

懋 怎麼啦!君玉去不得麼?

蔭夫人 君玉拍上了朗齋舅舅——

懋 那就頂好啦!

懋夫人 怎麼會!我怕她住不滿三天,就要趕回來。

蔭夫人 可是,不能讓她住滿三天啊!她要排擠我們幾句——

懋 她非擠幹嗎?

懋夫人 不用你護着,君玉什麼不會!

蔭夫人 我接她回去吧。

懋夫人 那就好極了,我就愁她住不滿三天。

蔭夫人 祖蔭用了一個男書記，又在挑眼兒，想叫陸小姐回來呢！我正想叫君玉回去，二弟也在吵着要君玉替他打稿子。

懋夫人 那就好極了，你們接她去吧。

蔭夫人 我走了，二嫂也到三妹家去吃晚飯呢，我告訴她們去，再見啊。（下）

（懋搖頭嘆息）

（懋夫人旁觀懋，冷笑）

——幕——

第四幕



佈景 徐朗齋書房，徐朗齋躺在虎皮躺椅上，旁邊小茶几上隨便放着茶壺、茶杯、翻開的書——朗齋大聲打鼾。  
李君玉站在書架旁翻書。徐忽醒。

徐 君玉，看見誰進來麼？

李 沒有誰進來。

徐 我才看見我們若蘭走來，對我說，「爹，我現在放心了。」

李 誰走來？

徐 我們若蘭——我的女兒——和你媽媽頂要好的——她才來對我說，「你現在有了君玉，我也放心了。」

李 哦，（恍然）做夢！

徐 什麼做夢！我才在聽你說話——我就睡着了不成！

李 （笑）這躺椅太舒服了。

徐 這倒不錯，你替我墊得正好高低。一躺下，渾身都舒服。

李 (笑) 看，我替你蓋上這個，您還沒知道呢。

徐 呵呵呵，怪道若蘭要說，她放心了，呵呵——君玉，外面桌子都放好了？

李 都放好了。

徐 嚶，君玉，眼都記了麼？

李 昨兒晚上就記好了。那幾個明信片，也照着您說的回了。

徐 好好——什麼時候了？

李 十一點過了。

徐 客人快來了——君玉，你還沒打扮呢。

李 我的衣裳都改好了——您的衣裳在床上——

徐 什麼？我還要換衣裳打扮！

李 大家都沾上點兒新氣呀。

徐 我的衣裳都霉了。

李 才晒過。

徐 鈕扣都脫了。

李 我已經縫上了。

徐 呵呵呵，好啊！我也打扮去。呵呵（下又上）你也來了？

李 （理好書）來了。（全下）

（賒夫人錢夫人上）

錢夫人 舅舅——咦！——不在這兒？

賒夫人 我才聽見聲音。（二人坐）

錢夫人 這事怎麼辦呢？

賒夫人 你跟他說了麼？

錢夫人 怎麼說呢，除非讓景蓀自己說去。

賒夫人 景蓀也不能說，除非讓令嫻說。

錢夫人 真是一對冤家。平常呢，景蓀追緊着令嫻，令嫻滿不在乎。這會兒景蓀不理她了呢，她又氣得哭哭啼啼的。

賒夫人 讓他們去。咱們不管！

錢夫人 壽民的主意，叫我告訴二弟的。他說留心別讓景蓀來，令嫻反正不到。今天的事，照辦。別告訴人家他們吵架不吵架，過幾天，他們倆好了，事情就完了。

賒夫人 倒不錯。也沒有別的法子，老頭兒又不肯改期，又說不上別的話。



(蔭夫人上)

蔭夫人 嚶！怎麼你們倆在這兒！舅舅呢？

貽夫人 我們也不知道——

蔭夫人 君玉呢？

錢夫人 不知道呀，你找君玉麼？

蔭夫人 找君玉！誰還敢找君玉！

貽夫人 真是別說了，我也來碰了一個大釘子，都是祖貽，一定要找君玉打字，我在老頭兒面前才開了半聲口，就叫他罵住了，「你們怕我享了福麼！你也搶君玉，我也搶君玉！」

錢夫人 我前天打了一個電話，——壽民說令嫻和景蓀的事，都是君玉夾在中間，叫我叫她來談談。啊，舅舅電話裏，老虎似的，嚇得我趕忙掛上了。

蔭夫人 嚶！真沒辦法，你們可知道，祖蔭——他吵退了那男書記，存心要找陸小姐回來，誰知道那陸小姐忽然的嫁了，就嫁了他手下的一個主任。祖蔭氣壞了，立逼着我把君玉找回來。你們想，咱們越要找君玉，舅舅越發當她活寶貝了。

貽夫人 那你還找她！

蔭夫人 什麼找她！我來告訴你們——你們還沒知道呢——

錢夫人 什麼事！

賒夫人 怎麼了？

蔭夫人 你們知道君玉叫朗齋舅什麼的叫爺爺爺爺聽見麼？

賒夫人 讓她叫去。

蔭夫人 什麼呀！舅舅叫她那麼叫的。可記得上次我們瑛瑛叫了他一聲爺爺，他怎麼——他拉長了

臉說，「別爺爺。你的爺爺早死了。」

賒夫人 那麼，他算認君玉做他孫女兒了！

錢夫人 舅舅是喜歡君玉，可是——認做孫女兒，——不見得吧？

蔭夫人 嗨！你真是！你還不知道呢！他寶貝女兒的衣裳，藏了這多少年了，新的舊的，綢的布的——都

翻出來給君玉改新衣裳穿呢！我昨天看見君玉在改做。問了一句，舅舅怎麼說，他說，明天叫大家

認認他的君玉呢！他的君玉！

賒夫人 也不用改做那麼些衣裳呀。

蔭夫人 要送她上大學呢！說君玉聰明呢，該唸上去——

賒夫人 多謝咱們四嫂呀！這也是她的慈善事業！

蔭夫人 誰想到她那麼糊塗！

錢夫人 早知道這樣，令嫻的事，又何必擠在這兒請客，什麼地方不能請，日期都不能改一改——

蔭夫人 啊，是你們自己請的？

賒夫人 他肯出錢替咱們請麼！

蔭夫人 啊！原來這樣說，別人也沒有什麼想望的了！都是君玉的了！

錢夫人 君玉倒是一交跌到青雲裏去了。

賒夫人 太便宜了她。

蔭夫人 (惡笑) 這事是朗齋舅上了當。他要看清了君玉，決不會要她做孫女兒的。

賒夫人 君玉怎麼？

錢夫人 君玉好是曼好的——

蔭夫人 (冷笑) 你們忘了麼？朗齋舅要看見了那個男朋友啊！

賒夫人 不是走了麼？我們那兒來過一次，就沒再來。我也沒看見他。

蔭夫人 我叫王昇照着他信上的地名去打聽的，還沒走呢。

錢夫人 叫他快走了，就完了。

賒夫人 (笑) 什麼呀！大嫂是叫他快來，不是麼？

蔭夫人 我沒說——

賒夫人 大嫂，怕我們告訴誰麼？君玉有男朋友，老頭兒早晚總要知道。不用咱們幫着瞞他。

錢夫人 那麼，那人知道君玉在這兒了麼？告訴他了？

蔭夫人 我不過叫王昇去問問。也許王昇告訴他了。

賒夫人 一定告訴他了。說不定，今天會來呢。

蔭夫人 一定會來。要等他來了，咱們才能告訴舅舅。

賒夫人 爲什麼？

蔭夫人 太早說了，不會信咱們，反要怪咱們陰損了君玉，咱們先哄舅舅到外面去，等他來了，叫舅舅

進去捉住他們——

賒夫人 我們是來找老頭兒出去呀。

錢夫人 舅舅要生大氣了。他頂恨的這件事——

賒夫人 又不是咱們叫他生氣的。

蔭夫人 早晚要生這場氣——還不如早些——

錢夫人 (搖頭) 君玉要站不住了——

(李君玉換新衣上)

李 大舅姆，二舅姆，三姨——(向門外) 爺爺！都在這兒！

（徐上）

徐 都來了？

蔭夫人（站起）舅舅，您好。

貽夫人（站起）舅舅。

錢夫人（站起）舅舅，舅舅換了新衣裳！

徐 呵呵呵，替你們爭面光呢！

蔭夫人 君玉真美，穿了這衣裳，就和若蘭姐像極了。

徐 她是像——祖蔭兄弟呢？壽民呢？

蔭夫人 都來了，在外面等您出去。

徐 咱們外面看看去，——君玉來，咱們出去——（衆下）

（懋夫人上）

懋夫人 祖懋——祖懋——那兒去了？祖懋（欲下，忙又縮回）

（趙祖懋與李君玉全上，懋夫人隱椅後）

懋 君玉，我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李 怎麼了？四舅蘭英的事怎麼了？

懋 還講蘭英呢，真要有那麼個蘭英，我就一把頭髮揪她過來，打爛了她，才出了我這口冤氣。

李 呀，四舅姆還不信你？

懋 怎麼叫她信呀，我不能抓一個「沒有」給她看看。

李 她老看不見真的人。她就知道是哄她的。——真的，那孩子來了沒有？

懋 孩子！我早知道那孩子沒來就死了，根本就不需要造出這個謊話來。現在她一步不離的看守着我，——我來找你，她就跟緊了我——這時候她一定在找我呢！

李 你不是喜歡她一步不離的跟着你——

懋 她那兒都跟我，我辦公去，她跟着。我找朋友，她也跟着——我的臉都丟完了，人家都想我有了什麼外室，所以太太在看着我。

李 你自己不是說，哄得她信了，叫她專心一致的管着你——還不好！

懋 君玉，你還樂，都是你害我的。你要寫那封信的時候，就用你自己筆跡，不省了多少口舌。

李 可是你說怕她不信呀。

懋 不信，她什麼都信。她喜歡信什麼，你沒有法子叫她不信。你看，她會一口咬定，上次那個男人是蘭英的弟弟，鬧得朗齋舅都知道。

李 那是我的朋友陳彬如。

戀 你到底是在認得他的。

李 他一定是在和我生氣。可恨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上海，又不知道他住在那兒。他知道我大舅二舅和你的地名，可是他不知道我在這兒，要不然叫他來證明一下。

戀 呀，君玉，他就是你的男朋友！我找你就爲這件事。

李 叫他來證明？

戀 證什麼明！越證越不明白，她更加疑心，祇得讓她去，——我這事是關於你的。

李 關於我的？

戀 對了，一個大秘密，——你是有一個男朋友？

李 是啊，一點沒什麼秘密啊。

戀 我告訴你，你那男朋友啊——你大舅姆知道他地名。她們已經去通知他，說你在這兒，叫他來看你了。

李 他還沒走嗎！

戀 聽着啊，君玉，那朋友來了，你得立刻叫他走。

李 爲什麼？

戀 這傻子！朗齋舅要認你做了孫女兒，這一份家產，都是你的了。可是朗齋舅要知道你有男朋友

啊——（搖頭）君玉，他頂恨的這件事，他立刻會趕你出去。你想想，你到那兒去？我不能留你，你大舅姆二舅姆，現在只怕朗齋舅喜歡你，口口聲聲要接你去。到那時候她們也都不要你了，你怎麼辦？

李 我祇可以回北京去。不過——

懋 舅舅不氣壞麼？

李 是啊，我倒有點兒捨不得他了，——可是我並沒想得他什麼家產。

懋 他知道你不想，他才讓你叫爺爺啊。他這兒少不了你。你有這個爺爺也不壞。

李 我先有點兒怕他，現在我真有點兒喜歡他了。尤其是他的怪脾氣，怪得可愛——我們現在像好朋友了。

懋 所以呀！君玉，你那朋友，不能讓他來。

李 他要來呢？

懋 我留心看着，他來，我叫他別來，你有什麼話，我替你傳。

李 那麼，——對他說（沉思）對他說——

懋 說什麼？

李 四舅，——這次不能再趕他了。



懋 我決不趕他。

李 不，四舅——我——我得自己對他說——

懋 那麼要緊？

李 不是要緊——我——哦，四舅，你幫我？

懋 自然幫你，——可是——

李 四舅，讓他悄悄的進來，到這兒來，別讓人家知道，我跟他說幾句話，就叫他走。

懋 那我得守在外面。

李 四舅，我謝謝你。

懋 別先謝，要給你四舅姆看見就糟了。她一把抓住了叫警察，那才笑話。

李 (笑) 溜出去，別讓她看見。

懋 我告訴了你吧，我看見她影兒就頭漲——

懋夫人 (從椅後出) 好啊！你們好啊！

懋 哦——(急轉身下)

李 四舅姆！

懋夫人 我早知道呀！君玉，你把我們夫婦耍着玩兒，我早知道是你在中間挑撥——祖懋呢？——祖

懋——祖懋——（追下）

（李睜目驚詫，轉椅後尋覓。）（景蓀上。）

蓀 君玉，君玉，

李 景蓀哥，你也躲在這兒？

蓀 躲沒躲——我爹不讓我出來，我偷偷兒來的。

李 幹嗎不讓你出來？

蓀 他不讓我來呀，我偷偷兒的等了好半天了。

李 不讓你來？今天你訂婚，怎麼不讓你來。

蓀 我怕我跟外公鬧去。

李 鬧什麼？

蓀 君玉，你還不知道麼？只要你一句話，我立刻跟外公說去。

李 說什麼？

蓀 說我不願意。

李 說了就怎麼呢？

蓀 管他怎麼呢，我說了我的話，就完了。

李 (笑) 你敢麼?

蓀 君玉，我爲了你，有什麼事不敢的!

李 別爲我。我又沒叫你願意什麼，不願意什麼。

蓀 君玉，別裝出這付不關心樣兒來，我可沒耐心了。

李 呀，景蓀哥，我沒叫你耐什麼心呀。

蓀 君玉，你再不答應我，我就認真了。

李 呀，我幾時叫你不認真呢。

蓀 我不是跟你玩兒哪，你不答應，我就跟令嫻訂婚了。

李 再好沒有，我不是勸了你多少多少坎。

蓀 君玉，那我走了。

李 再見。

蓀 君玉，你老實回答我一句話，你怕對不起令嫻，是不是?

李 我不必對不起她。

蓀 這是說，你能夠忘記我。

李 忘記?對不起，我就沒有想起你。

君玉，你說真話，我不能看你苦痛——

李 天哪！你以為我愛上了你麼？

孫 君玉！

李 簡直太可笑了？

孫 (怒) 君玉，你以為我愛上了你麼？

李 對不起，景蓀哥，我好好兒跟你說，你總不信，你逼得我不能客氣了。

孫 不客氣！你以為我愛你麼？我怕傷了你的心！

李 (笑) 謝謝你，很不用你做好事，把你自己佈施給我。快找令嫻姐去。再遲，人家就認真生氣了。  
不用你耽心，她頂知道我的心，她從來不要人玩兒。

(蓀下，陳彬如上，二人相撞，蓀不顧下)

李 彬如！

陳 君玉！

李 你想不到吧！

陳 看見他，自然知道有你！

李 呀！笑話麼？

陳 到了今天，還瞞我何必呢！

李 呀，彬如，我瞞你什麼了？

陳 (嘆) 早知道，我不應該送你來。反叫你東躲西躲的。

李 什麼？我躲你——

陳 其實你放了心，我決不肯妨礙你。

李 呀，彬如，你說的什麼話？

陳 是啊——上次，我不是很知趣的走了？不過因為我放不下心。我知道你不在你大舅家，該在你一舅家，不在二舅家，該在四舅家，所以來看看你，並不是來偵探你什麼，也決不再上他們家來麻煩你。

李 噯，彬如，你別生氣，我——他們並不是——

陳 你不必道什麼歉，我一點兒不生氣，我很替你快活——

李 替我快活什麼？

陳 我應該恭喜你呢。

李 恭喜我？

陳 我才知道的。今天你們訂婚。

李 我——訂婚！跟誰呀？（笑）彬如，你替我看中了誰？

陳 不是你們今天訂婚？

李 我們！我跟誰？可是剛才出去的我們那位又漂亮又闊氣的表哥？哎，原來你也看中他！何況我怎麼個孤苦零仃的女孩子，還不掉魂靈似的追着他！

陳 君玉，我以爲——

李 你真有眼光！所以我要東躲你，西躲你，不敢看見你。所以我要到處趕掉你。

陳 君玉，君玉，別生氣，是我給他們趕糊塗了。不過我知道，不是你趕我。

李 可是我躲你。

陳 我知道你決不會躲我，——雖然看着像。所以我要找到你二舅家，四舅家，一心要看看你。

李 看看我。當我什麼死東西似的！人家天天心不定的等你，又不知道你地名，又不知道你回去了沒有，又沒有人可以講講。你來了，一看我就走了——叫我跟誰說去。

陳 怎麼了？他們拿你怎麼了？

李 我叫他們趕到東趕到西呀！懊悔沒聽了你的話，我就想跟你回去吧，又不知道你住那兒——

陳 我信上沒告訴你麼？

李 信？我沒接到——呀！誰來了！彬如，快，快——快走。

陳 幹嗎？又趕我走？

李 快有人叫你來了，要害我呢。你躲一躲，一會兒細細告訴你。

陳 君玉，怎麼回事兒？

李 噓！（推陳匿椅後）

（徐朗齋執長柄掃帚，盛怒上——衆隨上）

徐 君玉，你好啊！你瞞着我啊！

李 爺爺？

徐 我打扁他！我打死他！連你一同打死！站開！（李閃開）

（徐用帚柄擊地，各處亂打。忽見陳，揪出欲打。）

徐 呀！是你！

陳 太世伯！幹嗎？

徐 哈哈！你這孩子！太不大方了！上禮拜我提了一句婚事，你漲紅了臉，一個禮拜，來都不來。這會兒看

見了一個女孩子，就羞得躲起來——躲了多久了。

陳 才一會兒。

徐 看見這兒還有誰麼？

陳 沒看見誰。

徐 看見有人跑出去麼？

陳 沒有啊。

徐 幫我看看，還有誰躲着麼？

陳 只有我一個人。

徐 哼——哼！我知道——祖蔭！你說的男朋友呢？

蔭（指衆人）她們說的。

蔭夫人（指陳）哪！就是這個人。

徐 什麼！這是我老朋友的孫子！我就知道是你們捕風捉影的背後說君玉壞話，我還不懂你們的心思——

蔭夫人 他不是送君玉來的麼？

徐 啊！你就是送君玉來？

陳 是啊，就是送她呀！

徐 你認得她！

陳 我們從小認得，我舅舅跟他爹是好朋友。



徐 你還躲她？

陳 不是，我跟她說話，她說人家叫我來了要害她，她趕我走，我就躲起來了。

徐 害她！誰叫你來的。

陳 一個叫王昇的來叫我的，說是李小姐在這兒。

徐 王昇？（對蔭夫人）你們家的王昇？

蔭 王昇？

蔭夫人 我們不知道呀！

徐 你不知道——好呀，我知道！王昇不是在這兒幫忙？

蔭夫人（窘）這混蛋，我叫他去。（下）

徐 君玉，你怎麼不告訴我？——彬如，你也不早說！（呵呵大笑）

（景蓀令嫻挽手低語上）

貽夫人 新郎新娘子來了！

錢壽民 舅舅何不做個月老？今天湊個雙喜？

徐 呵呵呵呵，差不多了。乘今天景蓀和令嫻訂婚，先讓親戚朋友們認得認得——我這五妹的女兒

——我的孫女兒，這是我好朋友的孫子陳彬如——他這名字還是我題的呢——祖蔭，領他們

出去見見人。

蔭 (向陳) 彬如兄——

徐 你叫他彬如得了。

陳 (笑) 我們見過。

懋 (笑) 我們也見過。

(懋夫人上)

懋夫人 (見彬如) 什麼? 你也公然在這兒!

徐 你認得他?

懋夫人 這不是蘭英的兄弟!——哦(省悟)——沒什麼蘭英——你是誰?

徐 哈哈, 蘭英, 還要蘭英, 你自己就是他的蘭英。(推祖懋挽懋夫人) 這兒又是一對新的——哈哈, 咱們外面喝酒去。(衆笑)

——幕——